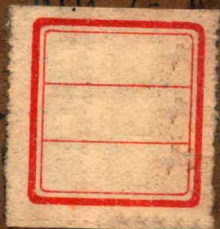


湧
幢
小
品

筆記小說叢書

明 朱國禎著

新文化書社印行





新文化書社

湧幢小品 (卷三)

羅先生

明 湖上朱國禎輯

念菴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爲壽。以書辭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女稍有可資。達四五十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修大之。爲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其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贖金以爲之壽。至乞言於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爲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有四。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於今。於今年且六十。不可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非洪先爲最。以慈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爲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爲報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爲樂。平日不敢自爲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與其言以爲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尊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一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固矣。概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乞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迹一樓。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事亮之。

念菴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於此。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爲知州。過一菴中。接流尸葬之。生子名洪先。號念菴。孝其尊公諱循。字遵善。號口口弘治己未進士。刑部主事副使歸隱不出。未嘗爲知州。

遵善公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鬪褐。同舍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訪得之。比入座。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羅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諛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曰。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尙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伴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魔語。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船。船敝甚。不蔽風雨。中僅五尺。僂僂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舖。家人取路傍碎磚。鋪人出噪曰。此官牆磚。安得盜之。糾衆爲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耦塘。遇豪僕舟。舟牽其尾篷。僕怒甚。扶牽夫。以磚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悔。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陳后岡東。沒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爲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於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噫。只此一節。先生之過人遠矣。

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輝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迹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誅之。稱天以諷之。此臣子事其君親。

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舖轍之徒共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難。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牆。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萬文恭語王文肅云。語師唐荆川。刻身練名節。習於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鏑。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嘿而陶寡過已爾。此語最公道。然爲文恭易。爲荆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薊州。閱視土兵。時總督則思質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也。出山任事。目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主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爲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兪州兄弟以一卒不練之旨。歸怨先生。然世廟。實以邊鄙懷怒。托此爲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聞於朝。何者。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聞海甯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往從之學。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及其門。就江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甯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衷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執綺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快快有報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禮

不大妨。執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齋米二石。布二匹。遺贈吳生爲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營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醉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日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備矣。士咸知己。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日鏤心鉛。槩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右布政。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舺入郡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蓋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毡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莊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誤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爲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攜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相慎也。偏責公子不可。如知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懔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而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如子於父。人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鼎族。而清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爲尙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甚厲。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爲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謝過。久次丞光祿。告歸。入京俟補。張太嶽在事。見謁刺曰。何處有沈光祿。僅與尙寶。尋督卿南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

方在告。予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水次步至鴻臚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履。遇者不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縴。一人把楫。遇農船繹墨。不能去。自頂席扉揭之。適與予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間能酬答。則大喜。謂諸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籍。見一貴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諷。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可不慎與。

翁既宿儒。試多居首。獨阨於秋闈。嘉靖戊午。宗師以奚冠冠素爲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學。勤者晚而不遇。每坐此病。蓋胸書卷物而不化也。鏡宇先生只輕輕點綴。翁閱其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曰。案發而殿。未晚也。乃得止。比發則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棄去。時去貢期甚近。亦不顧也。鏡宇卽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闕科第已十年矣。翁穎敏絕人。幼時父老以歷日授使讀。一覽暗誦不差一字。歿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三十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濟有之。余得爲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且仆起功名之會。恬愉得喪之塗。因往見之。和氣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爲師。先生密囑曰。我湖翰林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汗下。由今思之。負愧多矣。

師嘗深闢輪迴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卽無此事。猶當設出儆戒人。况實有而闕之。闕之則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以訓。

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沈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兩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卽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臣子之於君父。東西南北惟其所使。余往時自翰林出爲郡守。且戎馬之羈。而心中略無不自在處。此處頗覺勝人同坐者相顧愕然。師顏色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一日會講峴山寺。請吳養晦先生爲主。先生師之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數

次。立隄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傍惶曰。吳兄在舟中。冷矣。餓矣。既至。親下隄扶掖。權甚。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幾至攘臂相競。師厲聲曰。不必譚。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爲。語次一座帖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城外。師出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粲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字今日改亭先生。令句容。清勤愛民如子。入覲當留爲御史。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張厲聲曰。迂闊。夫復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話。所當獎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法。皆不免迂闊之謂。何耶。

敬字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用十年。幹許多勾當。今老且憊矣。唐張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爲也。且百年壽誰爲至者。此言出於人臣爲干進。用人者於此細思。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澹菴先生

先生剛直孤介。深於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以武選郎罷歸。蓋同官某構於大司馬楊虞坡。楊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於農事。至親操春鋤。諸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長君負口口時名。三試皆第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矚視不能言動。亦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尙動。氣休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往武林。來別亦不能應。比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平復如初。又二十年乃沒。士完即吾友繼修。今爲東制府。縝密清和。蓋世其家學者也。

先生少貧。茅鹿門先生見而奇之。以從女歸焉。生三子。先生過同年陸布政綸。女童杜氏遞茶。歸謂

茅氏。杜女脣紅。生子必貴。遂請於陸納之。果育繼修。茅愛而乳之。愈於所生。爲聘沈巽州先生之女。先生甚重其婿。女亦賢孝。相敬如賓。可見貴人出世。際遇不凡。茅夫人三子。或夭或貧。繼修極力拯之。不使失所。茅真賢婦人。終亦食報。而兩先生具隻眼。得子得婿。俱非偶然者矣。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歿。而許先生誌之最詳。末云。論學確爲孔門嫡派。而陶鎔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疎。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一概以游詞塞責與。

先生試於督學林公。當受餼。同試生邵銑以廩居劣等。先生正補其缺。抗言於林。謂邵生文劣行優。宜餼如故。林色勤允之。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爲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敢見。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謂余此有意思人。旣在湖不可不見。余卽隨往。言次頗合。兩先生有山水譙集。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談諧。李先生嚴重渾樸。好負手獨行。而於風致亦不減沈。嘗遙指私謂余曰。這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妾。妾見此嘴臉。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遊麟湖沈氏園亭。席中譚及名妓薛五。李津津色喜。沈愈譴愈喜。竟席極懽。此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能已已。

己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曉行。將至東門。有馬孝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碎者。官舟去。馬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亦不爲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馬之舟人奉主命擒去捶之。納於鷓首中。孝廉二人。怒目斷

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觸。我舟無與。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漸多。沈先生亦至。出其人還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止自讓其僕。不以爲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昆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過余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狠。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段。若刑方爲圓。歛噪而默。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尙書。尙書甯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孫太宰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正色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既重其義。又感其情。廉頑立懦。自是有數人物。而議論猶未之及。母亦見其貌。未得其情。泥於同而未稽於獨與。

李先生初授新涂縣令。蕭公廩方爲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卽見。先生曰。柱史至縣界。則令爲主。公爲客。令來謁。則公爲主。我爲客。不得遲遲。蕭頗愠曰。偏只知縣多口。旣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舟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號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閒是閒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畏一世歌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卽此意也。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生獨否。頗好吟咏。亦儘有致。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乳母。適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主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并棄其舟。一日借它舟過余。頗華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爲泫然久之。所云仁心爲質者。於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狷介方正。素師事黃博士晴川。榜登鄉書。下第歸。復延晴川於家。事之如舊。晴川繩趨尺步。

勤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未嘗以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歸。貧甚。廩之終身。沒則贍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薦緣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吳先生敦樸。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潦每澆於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時相過從。亦最相契。聞吳貧。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給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經。時總裁爲張江陵。本房則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爲主考蒲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後竟得脫黨禍。出守江州。改揚州。孤子行一意。衆嫉之。坐墨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相知。歲必一往。餽滄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生衣食我也。既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再拜慟哭。棄其米棉而去。然脩歲事不廢。凡數年。吳邑邑抱恨殊甚。後過余太倉譚及。百口明其不然。相公喜。謂其子縑山曰。平極非妄言者。其冬吳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泣問故。告以實。乃就坐受餽。懽好如初。吳歸。余適遊其園。引入垂涕曰。非公。誰爲我剖此心者。

先輩

直道厚道。先後一也。而先輩得之最多。一則氣運醇龐。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傅。或庭訓。其淵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爲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談及稱頌者。面卽發赤。且怫然不悅。蓋其意以爲窺我淺。待我薄。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氣常壯。歷平波夷險。略不爲挫折。子孫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衍其餘慶。人徒見子孫富貴以爲才且賢。而不知精神命脈。乃祖宗積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獨因此見人品。抑可以觀世道矣。

彭澤臧舟記

鄒南臯先生。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

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先生懼毋舟桡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言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戮。人怒可經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甯從容以竣。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

斷維

王塘南先生服闋北上。舟至儀真。時兩岸巨舟林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爲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也。

槎捧

羅近溪自盱江赴講學之會。舟觸石敗。溺漩渦中。衆度不能救。呼號而已。俄一槎衝至足下。捧若土。空中有神語曰。莫浸殺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洗得清清淨淨。更好。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真復禮道東之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粹和之會。萬安有雲興元會。永豐有一峯書院之會。又有暫度敬業諸小會。時時舉行。地多溪澗水。學者每揭裳而濟。一生素滑稽。見漁舟方隨流撒網。呼曰。鬼頭漁父。網如張蓋手如棹。舟中應聲曰。獸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衆大駭且怒。擊舟將追之。漁父長嘯放舟。倏忽不見。嘯聲徹林木。隱隱數里不絕。或疑爲仙也。題曰。漁父何遷次。孫登事有無。直從煙水去。已絕洞庭湖。

修民敬

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於縣南郭鳳隸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衆皆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缺敬於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凜自防。不得少越。

往役

蘇州曹太守。新構官衙。欲藻繪。需諸畫史。有侮沈石田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岸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留其所當畫者。且夕赴事。不敢後。或曰。此賤役。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遂潛往訖工。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李西涯。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匏庵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謁過吏卒。勅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閔閔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藉伏庭階也。

篤行

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窗。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兄爲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甚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

有冒者。卽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大小皆笑其怯。恬然安之。父買陶。清邑有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生亡。父憐其孤。獨予之。後次子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父獨之。子受之耶。遠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沒尙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士者。嘗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炷真人祠。其神靈甚。我夫婦朔望爲公禱。以此謝公。逾年生臺山先生。乙巳大歉。買粟於福安。館人利其金。鎖臥室。招礦夫三人。令殺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達旦。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礦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結社談詩。自題月窗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低月下明。坐向中宵猶白晝。却疑月窟在靈局。又曰。小構幽窗與月通。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坐對明蟾獨省躬。喜熟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遠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妄。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慎勿效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眞。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鄉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怛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復臥。語音尙琅琅。而耳鼻漸冷。又聞堂上客語。亟索衣。欲起逝。忽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居家儉素。課僕力耕。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爲牛觸僮仆。子奎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飢。牛飢則無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慎歟。

高行

關中貢士樊天敘。字敦夫。有行誼。其妻背而去之。故有一侍婢。卽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踴請再娶。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閔。恐貽家累。由是終身獨居。許敬菴先生時爲督學。弔所詩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奄爾少微

星殞歿。令人灑淚滿襟裙。

辭錢

張真。絳人。以賈之上郡。有僧行乞。輒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爲此細事。謂足博名高。真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得錢如困窮。不曉所從來。以畀公。固辭。僧謝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盜。多所連染。真獨得免。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子母還之。辭曰。余藐焉疇依。持此何爲。不聽。內諸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瀉盪水於地。水入壁隙中。如注。發視之。有錢一罌。遽掩之。子與行舉進士。官重慶太守。

引髮

孫文曜僑居橋李。值島寇。瘞死者以千百計。一日鄰人避亂相遇。奪其資。解與之。戒速去。毋返顧。則寇逼跬步間矣。投于河。若有八引髮緣蘆葦委曲出之。出而隣人已中三刀死矣。復取資以歸。

不食官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就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爲生。讀書古東獄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奄奄待盡矣。時獄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爲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爲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卽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爲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

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則舉家懸磬矣。卽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爲謝。蘊奇竟却不愛。年五十一卒。蓋己曾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楊鶴。令長安。爲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元夫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簡傲。忤嘉禾節推坐死。高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解得免。召入京。中玄執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輻輳。却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高失位。隨至蘆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此時嵇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贈貲而歸。未幾卒。詩集傳於世。

眞我

沈涵。揚州府興化縣人。家貧。嘗言吾有眞我。而假我者從我以乞衣食。一狗其請。則眞我者喪矣。故我於飢寒疾病至風火倏至。一以眞我禦之。時大栗烈。或挾之炙於日中。謝曰。與吾妻同宅幽陰。而我暴日以自偏。以爲不義而不可爲也。後生卒以飢凍垂斃。友人裹糧候之。至曰噫。涵死矣。

儒宗可兒

胡孔範。南昌人。倡理學。稱儒宗。聞甯庶人厚招遊士。避入匡廬。庶人反。有客過言兵威甚盛。大署爲客官職。公方飯。怒以筯擊客。折其齒。子儒。方數歲。仰曰。客欲作賊。何不打殺。公摩其頂。大叫曰。可兒可兒。儒亦明經世其家。

占地

謝述。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入。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築塘爲基。鄉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曾莫詳其姓名。三日而募成。年七十五卒。子孫日蕃。多顯者。

散家財

元季金華倪子貴。以世亂悉散家財。里中有王仲和者驟富。子貴自書券。以田賣與之。不取直。所親或以爲訝。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處送也。仲和果收。

陳湖道士

沈萬三秀之富。得之吳賢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秀出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也。盡以與秀。乘爲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曰開雲觀。居之。竟以壽終。萬三宅在周莊。所藏有瑪瑙酒壺。其質通明。類水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籍沒後。爲吳江某甲所得。以贈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知所在。天順間。邑人李銘教童子爲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旦往發。獲此壺。有劉姓者。曰。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僉嘉興一郡鹽鈔。李喜諾。遂與之資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十金。劉分其三之一。李領鈔渡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繼宗追捕前鈔。瘦死獄中。劉廢產與償。懷璧其罪。信非虛語。

道化惡人

大梁張繩。靖康之亂家破。航海致富。居婺州。謝故業爲德於鄉。蚤歲經贛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宿人家。棟宇閎麗如王侯第。臥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羣處一室。粲然若囚繫。且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邪。主人翁歲歲剽掠子女。爲之遠郡。累資且鉅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張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

指以語張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嘆咤不休。不知乃張也。張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動

萬安縣劉週。號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陳雪筠之子忤。而避於野。忽心動。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願以爲托。良溪諾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喪。數年雪筠死。亦如之。人服其義。

竹軒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水東。岳蒙泉輩。皆禮爲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償金

海門縣崔鑣。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券而負焉。鑣廢產以償。時王端毅公爲守。廉其狀。命訟工。對曰。鑣家已破。若訟鎔工。是又破一家也。公欺賞不已。鎔工聞且媿。且德其庇己也。遂償彌半。子潤。孫崑。曾孫桐。世貴。桐解元及第。官編修少詹事學士。

全稅金

趙倫。字序之。號五溪。高平人。好義而饒。縣令使總輸邊賦三千金。盜夜入索金。固不與曰。公家財。小民膏血。吾不忍數千戶重累也。盜怒擬以刃。死拒如初。刺殺之。盡其私藏。而賦金局深處得全。令丞親臨弔祭。妻李氏尙少。厲志教二子。家日起。二子伯積。仲科俱官典膳。孫三。次棧進士。給事中。

致寓物

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論粟塞下得官。疾革時。指橐金相目曰。此王威甯寓物也。致之。死不恨。殮甫畢。炫以騎。橐載如滑。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爾爲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炫將以相報。避不就。王終念之。隱己功。署其名。授百戶。炫竟與從子。人兩賢之。已賈於廣陵。爲德日益甚。終武略將軍。子城。字叔防。舉嘉靖壬辰進士庶吉士。堅舉應天鄉試。皆出呂仲木之門。

免禍

章叔良。文懿公會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時叔良充里長。縣簿陳。管冊遲悞。被逮赴京。冊局里書各逃竄。叔良獨攜十金。追至三河舟中贖之。陳曰。汝同事相周患難。可無補報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都里書意也。因得免。其以黃冊遲悞坐永軍者三十六家。又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旣畢。叔良計令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管造姓名。同事詫之。及解至京。高皇帝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挈領而見。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鈔。今縣中各都皆有永軍籍。獨本都無者。叔良之先見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四三輩。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慢罵之。應期獨否。又時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者諄欲加鞭。頃之盜發。會天大暑。舟人擁應期坐樹下。剖瓜啗之。且相誡曰。公長者。願毋犯。執同舟者。傍撻甚楚。劫其貨一空。比去。應期橐。械識知故。居平好行德。人皆義之。

與傘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霑濕。然嫌疑當遠。委傘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暘。有所休蔭。題曰。休休亭。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孫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

報謝

王士良。中都人。有友相與甚密。友之子流客忘歸。垂死。捐囊付士良曰。與吾子無益。且重之禍也。語畢卽瞑。哭而收之。人無知者。他日子歸。卽舉以付。子復散盡。又數數周之。不倦。士良不善持籌。生計蕭索。一子鈍甚。忽能讀書。入國學。謁選。得縣丞。爲上官所知。委差。贏得千金。父尙在。資以老。忽道士入門語曰。某托致謝。已有以報。則友之姓名也。長與沈姓者。資數千金。爲縣守庫。生一子。將婚。族弟代爲之守。竟啓櫃竊官帑八百餘金去。覺而罪及守者。易產代償。其竊資者。越一二年事寢。纔出盜金。置田百餘畝。晚亦得一子。愛之甚。托於縣之豪家。併所置產。因而寄籍焉。子卽婚於豪。有違言。挈妻以逃。而其產竟爲豪所得。

有蔣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挾雲霧入其門。蔣親遇見。仆地。龍爪柱掀出。墜田中。節節皆斷。余方館溫氏。聞而往視。咸奇駭。以爲有天。

醬楊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順初。迎 鑾之役。武官胥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語某。某搖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膳其女。俾不失節。暨某壽終。其子敏。又贍其女弟以居。

步皇城

蔡通。府軍衛籍。既老而代。每步行市皇城。見其甃石塊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備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歎曰。朝廷養士。歲糜官廩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闕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綠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至於參送。獨何心哉。

清計簿

余昌。字鼎盛。樂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時爲令。察而重之。躬禮其廬。因請昌清計簿。條飛跪以千數。民大悅。而豪右皆怒。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潘公聞而咨嗟。爲文弔之。

處士

前朝湖州出一吳甘泉疏。富而躬處士之行。學問淵源。氣魄甚大。近日蘇州出一徐聲遠應雷。貧而躬處士之節。學問清徹。力量不小。卓哉兩人。千古廬見。皆非遊大人以成名者。次則王子幻。遊必擇人。皆有終始。有一人背而疎之。終不出口。亦一妙人。可敬。

山游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伊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於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賞。

截頭尾

一山人多酒過罵人。輒自命曰。浮雲富貴。余曰。且與汝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了頭尾輕用。只如此句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于我二字。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卿雲。又對我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雲。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

酒禁

古人多設酒禁。卽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種糯。以絕其源。胡大海方用兵處州。其子犯禁。衆皆請赦。曰。寧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遂手刃之。其嚴如此。蓋深慮軍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嚴。今承平日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直。貴於粳米。而世家子弟。向號醴謹有法度者。多事豪飲。以夜爲晝。種種亦倍住時。余恐數十年後。必復有嚴此禁者。似亦循環之理也。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真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避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祖宗之體卹人情如此。想宮中進膳後出視朝。通用之近侍。推己及

人。無內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罷之。而百官及民間用之不改。瑞州敖宗伯銑。與吳宗伯山嫻。家相近。敖豪飲大嚼。吳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飢矣。吳出句。欲敖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應聲曰。寒朝最愛頭腦酒。一笑共飲極歡。

醉龍虎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一石。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之一石。人名之曰醉龍。今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何名。曰醉狗耳。

清歡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醉後詩文

恩州王興宗。字友開。斲弛不羈。豪於詩酒。詩文必醉。乃能爲之。愈酒言愈奇。無酒不能作尋常語。得濮州學正。懷檄飲市中。醉而遣之。將行。親友祖送。始言其故。衆咸咋愕。王曰。命焉爾。毫不爲動。至元二十九年。突謁御史中丞張養浩。哆吻奮髯。狀似武人。張素聞其名。奇之。握手如平生。辟爲掾。無何暴卒。王初謁選時。有權臣擅政。乘醉突入省。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聞者。掩耳閉目。走。目爲狂子。

趣擊賊

嘉靖庚戌。虜萬騎入雲中。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皆驍勇善戰。御史胡宗憲夜飲醉。趣二將擊賊。

達謂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旦乃發。胡大怒。將勦之。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紅寺堡。大虜圍之。數重。與椿皆力戰死。敗所去制府二百里。胡上書爲二將請卹典。而匿其發縱狀。給事中唐禹。遂劾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俱逮問。陳死杖下。郭戍陝西靖虜衛。

新掛教範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卽狂肆。大醉後。或著簑效古牛鬣鼻囚諸飲。或舞蝦蟇鶴鷺。漁唱巫歌。譟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處士瓚宅。見所頓壽具。大罵曰。此惡物。吾仇也。平生恨見之。何爲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後以上舍生除章貢司訓。生徒方羣謁。見其醉。懸木杪。皆却退。桐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請看新掛教範。士皆驚訝。後值不飲時。斂襟危坐。議論英發。且持廉仗義。始知重之。丘深菴嘗譬之爲水。秋則漫山平谷。折木崩岸。入冬則成川爲淵。供飲利溉。

繪圖私諡

唐桂芳。歙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有當道若舊交來見。酒酣必大噓。起舞。太守李公訥喜之。繪爲圖。嘗私諡淵明爲酒聖陶先生。王無功爲酒賢。自稱酒狂。凡歲時令節。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自放。識者謂有托而逃。蓋佯狂云。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輒逃以自名。曰酒聖。酒仙。醉鄉候。尙矣。唐汝陽王璣。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甚佳。近日廢遼府載陽王孫豪俊能詩。自稱麴部尙書。因以名集。尤佳。余量僅中下。而嗜甚。妄得此名。今年老。減且十七八。詩不能工。頗好典籍。又遁居農莊。稱曰穉子監學正。可乎。

大噓

張萬里。字廣陵。閩人。嗜酒。輒罵其坐人。醉吐街市中。且行且吐。羣犬輒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吐所有。市人大噓。萬里敏於文。久不第。得官經歷。致仕。

八崖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飲酒終日不醉。放口論人淺深。略不旁顧。才稟超拔。文筆爛然。所著有八崖集。八崖其地山名。臨江有奇石。

酒喻

林楷春。漳浦人。以翰林編修。出爲副使。督學浙中。於補考。拔陶石匱祭酒。人稱其精鑒。陸參政罷歸。能飲酒。所至命觴登覽。飄然格外。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戲報曰。昔人以酒爲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澆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器自有限。此緣亦不易也。顧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歸家日與同好痛飲。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悲吒成血疾。疾時令人奏管絃。倚而歌枕聽之。迨承。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如此。

澹洽

劉俊。深州人。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輒在是。非澹洽不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終於家。

飲會

王遵巖云。親戚常人之會。俱已辭絕。惟士夫之會。不得不應。恐其以爲立異相拒。而起怨謗也。然細思之。身不惜而將好性命陪伴人。口語可笑。余自通籍後。卽辭絕士夫會。而好與親戚常人飲。欲免怨謗。其可得乎。

貴人持齋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廚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澹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曰。奉齋何不佳。而人乃嗜葷。貴人之姪。余主其家。一日飯素。亦怒甚嚇。廚人凡易十餘品。皆不稱。余笑曰。何不開齋。其人一笑而止。

心口

令之脩齋誦經者。每有佛口蛇心之說。余初以爲疑。後試之良驗。蓋世之矯誣者多矣。天且勿畏。而况於人。乃知其言有味。却均一蛇心也。有托之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總之以善門爲標。行其惡機殺機。逞志而縱欲。要之善門原大。作惡藏機者到底賴之。存此根核。故愈見其大。人能爲蛇。蛇亦復能爲人。仁人心也。日天地生生之機也。

精經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爲試官。亦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知去取。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兄皆仕宦。泗獨爲農。而通經術。多讀古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陸伯靈齊名。伯靈字子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君談詩。何敢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爲毋不敬。人稱敏妙。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元人入主中國。此法遂廢。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言語衣服。以自附於上。冀獲速仕。然有志之士。猶私自確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甯尤多。既守禮法。便不屑仕。一意讀書敦古。而儒術反盛。太祖龍飛。諸君子悉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爲冠。噫。豈偶然哉。

啖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啖助。啖字從口字。叔佐趙州人。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狐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傳著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檇杙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爲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榮陽人。爲協律郎。綴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

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則禁私史。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案三千。孫曰。何異而然。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纔直得三錢。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取入祕府中。間謂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白首乃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索。止錄姚崇論與之。後蘇內翰與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

宗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亦全如之。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於胡元之手。真可浩歎。永樂中。編修周敘以爲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余初爲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矣。無可望矣。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媿漢唐而有光。金之爲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於宋書。奏不省。揭傒斯深是之。而夷臣自相爲力主之。揭不能遠也。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實錄。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遣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爲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棄子抱姪。猶曰念兄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攜去乎。又再縛之而去。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伯道決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典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就公求使相。寇公正道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爲晏臨菑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真也。

襲影

古書中儘有襲影處。只如瞽瞍二字。從目從耳。真源賦便云。舜糶米平陽。爲父砥目。日以光明。

儒禪演語

禪語演爲寒山詩。儒語演爲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註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煩者。如何傳得。

字法

尙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哀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於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摭百家伴周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祐以爲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剗之功。不可少也。房瑄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綠山反。楊國忠欲奪哥舒翰潼關兵權。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瑄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二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璿字令璋。思廉之孫。

平賊作記。始於裴肅。肅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鍾誘山越爲亂。肅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於德宗。生三子。仲子卽裴休也。休爲相。奏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於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天朗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

爲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回。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注爲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解。今稱爲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於經。而得法於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可之有集在祕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之常。何勞諸公苦苦逼拶。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極重韓公。註經書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淺淺說去。差關其口。故佛子輩恨之。至今嘵嘵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工矣。味之。翻是贊歎跨張。却不爲恨。

退之肥而寡髯。韓熙載小面美髯。熙載亦諡曰文。後人題像。遂誤以爲昌黎。

滿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圖。此後人因公闢佛。而故以此挫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爲守。易以木主。最是。

蘇文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至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爲證。其誰信之。

東坡身上事。件件爽快。只程頤姦邪四字。見之便欲氣死。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國朝金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菴。張函川。許雲邨。徐子與。蔡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號成家。而近日余漢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馮具區文集。儘簡質可讀。屠緯真天才駿發。法度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澹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嘗執此說。爲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焚枕文

梅谿江天祥。與張姓者爲仇。勒索拒捕。一郡大駭。欲請兵行剿。唐一菴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擬死長繫。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縛。無何倍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枕哭之。作焚枕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雖死。其名得先生而傳。死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至先生仁心。又活郡中數萬人。子孫必興。今尙式微。殆天之未定者與。

敘文首尾

王文恪工作丙辰同年會敘曰。首某人。殿某人。此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會齒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爲恥。齒坐以首爲恥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瀾。狀元朱希周。皆蘇州人。在今必疑私其鄉人。生口舌。

啓戲

侯總戎名一元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瀟水不畊。訟於官。文定公作啓戲之。伏以龍韜虎略。方圖乘來之耕。雀角鼠牙。遽速穿墉之訟。堪爲捧腹。未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衣玉帳。斂攘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之計。本覓禾麻之野。翻成烟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

惟見浴鳧而飛鷺。閔閔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罄於臺中。尙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見比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棹。王將軍之武庫。束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自釋作中之愧。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鬯者爲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鳧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金文靖前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宣王淮北之伐爲定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爲漫師。師漫者挫。隋唐高麗之行謂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挫。宋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太祖爲滌世之師。太祖爲繼武之師。其題朱清花園堂詩。中二句云。可怪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大有情致。今之不爲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製。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縑。何遇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楚志繇。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照顧

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主人脅之曰。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明語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拘而已。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遇主。自足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異鶴鵝。猥云憂國愛民。許身稷契。浸假當一官。受一事。卽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毀桀譽堯已非。况罵堯以譽舜乎。

嘉魚城記曰。上則洞庭。下則彭蠡。苻萑爲警。縣當其鋒。猶孤注也。考縣境俯臨洞庭。而去彭蠡。尙隔武昌黃州蘄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曰。上控衡皖。西綰潯陽彭蠡之口。蓋不啻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煩簡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甚至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某公作某尙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其曉者。以爲重。然不過間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庸庸者。卽貴至三公。數至千百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知某之爲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爲文本經術。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於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奇字

林鉞。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鉞爲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鉞。鉞亦不識也。此習今人亦有蹈之者。不知文章古於意不古于字。讀論語與孟子幾見有一奇字。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沈靖峯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如何。漫應曰。河下皂隸耳。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係也。其言似過。却亦切時病。

懺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諛墓。尙是仁人孝子一念。至於後進少年。偶得一二僞語。便欲据西京。超大歷。官評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潁川。老而不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觀此則公之懺悔已甚。而近日諸家文集。當有以自振矣。

換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俚之。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异。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爲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死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魯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文學邁世。初常見識貴臣。繼被知英主。齊昌隆中。謝朓雅善興嗣。薦于武帝。法帖中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倫。命興嗣以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爛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漢潁川太守晁氏復有萬姓譜。我郡凌氏因衍萬姓統譜。

志錄集

夷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憐。

牛僧孺撰玄怪錄。楊用修改爲幽怪錄。因世廟時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誤也。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任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爲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蕩施松慚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清。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尙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劉邠。字貢父。有公非集。嘗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書名先取

王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蓋取文天祥爲狀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爲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爲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國吳先生者。挺庵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竄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人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爲安。志名三國紀實也。止觀其名陳氏斟酌盡善矣。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時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鄭卒于涪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書何如。豈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耶。俞吳江人。鄭太倉人。

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演。今時所用。不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於梁。胡南京人。

古板不可改

刻書以宋板爲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誤者。余問故。曰。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字。眼不對。卽其誤也。今以經子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古人引經子。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遂坐以誤。俞嘿然。余謂刻書最害事。仍訛習舛。猶可言也。以意更改。害將何極。

碧雲駝

宋有碧雲駝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駝者廐馬。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留之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之。聖俞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刺范文正文。彥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及仲尹既敗。家破。略不撫恤。又媚宰相賈昌朝。至呼其夫人爲婆婆。大都皆不根語。一曰魏泰所作。

止楊

楊用修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闕然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名論可靖考訂家之口舌。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志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惡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論。察語下自見。文集自王陽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綻。雜志自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棟塘先生見聞記訓。李臨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字義字起

萑筍。韻書四豪筍字下注云。萑筍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鶻詩曰。時一出輕芒。噉噉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筍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爲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又作澀勒。東坡有詩云。倦看澀勒暗蠻村。

詩韻如迴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爲水克火。改爲雒。此自無疑。楊用修引春秋會雒戎。并左傳皆作雒字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乎。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雒也。

古法字作灑。爾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廌去者。廌之所去。法之所取。廌神羊。觸不直者。咋不正者。卽豸也。御史冠廌。亦曰執法。

元命苞苻曰。刑者側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八人爲公。蓋分人卽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義最簡而直。

樂記擾雜子女。鄭注曰。擾當爲優。孔穎達曰。擾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問雜男子婦女。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擾字。一曰。優者借也。謂飾他人面目形色聲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另之。注。另古瓦翻。卽剛字也。剛一作岡。

賦鵬二字。爲壯年謫官不永者言也。今皆概用。如此類甚多。臨文者忍諸。

唐人云。於字必字無艸。今於字草作方。書譜於字尙作於。不知考字始于何人。

禮爲祀。處爲處。與爲與。皆說文本字。棄爲弃。饑爲飢。交正文也。棄爲弃。唐文諱世字也。飢字帖人脫飢渴之飢。作飢饑字帖說饑死之饑作饑。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鳧。寡婦曰嫠。孟子。老而無妻爲鰥。今人從之。未有用鳧者。

大學曰。失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候。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鵠。鵠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爲一。不知正與鵠。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曰索。小曰繩。空棺謂之槨。盛屍謂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扶柩悉改爲扶槨。而長年用帆檣所呼無力索者。亦以爲欠新。改寫作力繩。槨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李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稅。卽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鏡鑑步至云。江之澚。凡舟可靡而上下曰步。水經。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晉步卽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云。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僧曰埠頭。律文。私充牙行埠頭。

山之取義。不獨高峻而已。今人稱蠶作繭。曰上山。佛寺曰山門。曰開山。燈曰驚山。夥曰合山。江邊人伐荻。曰上山去。蓋多而叢聚。亦謂之山也。又祝萬壽。曰山呼。山呼乃用漢武嵩山事。

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遂震。今人曲樂句之外。多加拍板以遲其聲而取媚。

假父之稱起於唐。李錡擇善射者爲一軍。曰挽硬弓。隨身胡奚雜類。亂須者爲一軍。曰蕃落健兒。稟賜

十倍。使號錡爲假父。
子雙生曰辨。又曰玃。

竄名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捉筆二字。起唐書劉瑒傳。又見劉禕之傳。

唐突二字。起於南史陸厥傳。

僕邀。一作祿藪。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爲相。用瑀爲忠武節度使。士相曰。裴韋作相。天下無債帥。

勝國二字。起於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啓字曰開。

弇州卮言。深誚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一曰荆棘。爲刺棘之棘明矣。曰棘闈者。蓋取警急呵厲之意。如云事棘。又如兩兩束濕不可

。哉放鬆之謂。非謂注司畏譁。圍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門四牆。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二

闈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國朝曰入簾撤簾。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而意

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禮再期爲三年本無三十六月之說。唐玄宗始變爲二十七日。君臣同之。唐之留

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如之。同於囚矣。

暴書進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冕。

諸王駙馬莽以上親。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滉。

五君詠起于張說。詠蘇瓌以感動其子頤。進言玄宗。得召還。文選五君詠在張說前。其後祖之。至咏五十。何

太濫也。

冥服禳禱。起於黎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伎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於唐貞元回紇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莊子云副墨之子此以墨寫書之體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鳳泉里。執若養母。以墨

致富。後爲名臣。

硯一名墨海。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篆曰。帝鴻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章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就木殘魂。游

岱宗而戴躍。又在河東前矣。

王文公文父名蓋。故字說無蓋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敍字。又以爲未妥。改作引。而謂字

序曰字說。張芝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字蓋齊魯閒發語不然之辭。乃方言之祖也。

廣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與中州同。近粵者多蠻音。與高廉同。其俗字頗多。皆鄙野依附。如奎。音穉人

坐穉也。音矮不高故矮也。養。亦音矮不長故矮也。矣。音勒不大故瘦也。岳。音礪山之巖窟也。門。音樞門橫闕也。矣。音會人在

水上也。矣。音魅人沒入水下也。門和鹹反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也。包音鬍毛口故鬍也。其東敢反以石投水有聲也。自范成大帥靜

江時已有之。見桂林虞衡志今又有挈彘之類。殆難妍究。

俗語有五葷三厭之說。厭字殆不解。言多也元結擘臺記曾用此厭字後讀孫真人歌。謂天厭鴈。地厭狗。水厭

烏魚。鴈。有夫婦之論。狗有扈主之誼。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名義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蓋繳纏而成。弭卽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之名。肉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烏罟爲羅。兔曰罝。麋曰罽。麋曰羆。魚曰罟。又曰罟。緇帛全幅長八尺者。曰旒。又以帛績旒末爲燕尾者。曰旒。載旒於竿頭者。曰旒。有旒曰旒。剝烏皮毛實之竿頭。曰旒。以白練爲旒。曰旒。一染曰縹。今之紅也。再曰赭。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蓋布錢於大道之上也。石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砠。山有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小山曰岌。大山曰峒。屬者曰嶧。獨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而長者曰岡。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頂旁陔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峯。又曰屨屨。一曰嶠巖。山如堂者曰厂。如隄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巒。山形如累兩廡者曰隄。山絕曰徑。多小石曰礧。多大石曰礧。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岵。山續無所通。隄防曰墳。莫大於河墳。人力所作。絕高者謂之京。

厓內爲隄。外爲隈。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爲澗。重厓爲岸。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爲汜。別通於谷者爲澗。泉見一杯爲澗。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沃泉縣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河水決而復入者爲澗。河之有澗。猶江之有汜也。水有沙堆出者爲澗。源深出於底下者爲澗。水決之澤爲澗。澗水不流。大波爲澗。小波爲澗。水草交曰澗。潛行爲澗。

水注川爲澗。注澗曰谷。注谷曰澗。注澗曰澗。逆流而上。曰澗。順流而下。曰澗。橫絕其流而直渡。曰澗。水中可居者澗。小澗曰澗。小澗曰澗。小澗曰澗。人所爲爲澗。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水草交曰澗。澗眉也。如眉臨目也。

字義異同

孝初宗卽位。禮部尙書周洪謨上疏。言御製各寺觀碑記。及遣祭諭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訛謬者。宜令改正。以示將來。又近日撰先帝諡議。有陰寓詆毀之意。宜速治萬安等罪。以爲人臣欺罔不忠之戒。上命九卿同翰林院會議。以爲洪謨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異同。非有關於朝廷大經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補於治。況言多紕繆。徒爲煩瀆。洪謨曰。御製大學碑云。在宮城之長隅。宮城當改作都城。議以爲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宮城。或曰禁城。隨人所稱。初無分別。今國子監在皇城東北。碑文所言宮城。卽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謨曰。御製靈濟宮碑云。在宮城之西。當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蒼惶。當改惶爲黃。議以爲宮城之西。卽皇城之西也。古韻惶字。注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蒼惶亦作蒼黃。然則蒼惶蒼黃古人通用。洪謨曰。御製東嶽廟碑云。輔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聖賢。曾生人世。可言肖像如其生。今東嶽輔神。非曾生人世者。當改爲如其式。議以爲此類貴神。世傳皆有姓名貌像。故碑言如是。今洪謨欲改爲如其式。不知有何式可肖。洪謨曰。御製靈明顯佑宮碑云。禁城長隅海子濱。古者天子所居謂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長隅則是在皇城內長隅。非皇城外長隅也。今顯佑宮實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長隅。議以爲本宮在皇城之北少東。非正北也。洪謨乃謂在坎位。是自謬耳。洪謨曰。御製大慈延福宮碑云。卜吉址於城東。城指都城言。城之東是在城外。今延福宮在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爲本宮正在皇城之東。非差也。洪謨曰。勅諭百官云。文恬武嬉。出唐韓愈平淮西碑文。按約府羣玉。當作熙字。議以爲韓愈蓋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偷安嬉戲。以致淮西反叛用嬉字爲優。洪謨曰。御製龍紋春景詩云。省耕歲歲來東阡。約書云。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今誤以爲東阡。萬里郊圻晴皞皞。古云城外百里爲郊。邦畿千里爲圻。萬里郊圻。是盡天下四海。皆爲郊圻矣。議以爲禮部約注云。路皆曰阡。韓文亦有東阡西陌。又圻字與畿字同。周禮夏官。畿內方千里曰國畿。國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番。每畿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則所云東阡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端文。營魂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靈其不爽。按約書。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魂靈不爽。則是魂靈不明。議以爲不爽正不差之

意。詩小雅蓼蕭篇云。其德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其聰明。祭文蓋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傳注。翰巽字。俱宜改。議以爲合內外與合外內。文義皆通。其翰字巽字。官板原是紆字異字。恐近時書坊私刊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先帝諡議。遊豫絕稀。於田獵爲詆毀然。議以爲論子絕四注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卽絕無也。諡議實是稱頌。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况諡議係禮部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謨何不明言改正。今既進呈。乃妄行陳奏。希恩於己。嫁禍於人。上曰。御製文字。既考據不差。周洪謨徧執淺見。妄肆毀詆。本當重治。姑貸之。仍罰俸兩月。

起事

請封孔子之後。起於梅福。

請韓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子以及愈。開伊洛關閩之源。其功不小。

紙鳶起於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內熱。

漢制。總羣官爲廳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鑿石崖爲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曇曜于武州塞山壁開五所。鑿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紹興庚子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敗。諸將戰死。麾下無救者。遂疏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家丁卽此意。邊將皆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魏公。署書始於李斯。

郡國立學沒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允。

五五連坐。起於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爲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於魏徵。題碑額。始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糊名易書。起于唐。而李揆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曰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士論歸美。宋之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鞵。起于唐崔戎。歷今遂爲故事。卽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樵樓。亦直道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苟悅疆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罷之。至國朝文武並用。名實相稱。居然華袞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昇畢始。

鐵斛起于周文襄公。後 朝廷下所在通行。賢者作法。不肖者守之。何問君臣之有。

名姓字號

箕子名胥餘。莊周字休。仲雍字執哉。解者曰。雍執食也。梁武帝法名曰羯磨。蘇子瞻一字和仲。嚴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嚴。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暉。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傳奇作秦氏。

晉牛金之子。逃患改爲牢。又改爲寮。豈因通瑯琊妃事覺被罪。而子爲此計耶。

幸姓甚少。晉書有幸靈傳。近時廣昌有幸節婦。生員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棄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和諡曰太先生。用一字。又可異。

唐張儉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古之名命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令以極品之官爲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各爲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吳郡陸氏兄弟。厥氏韓卿。絳字魏卿。襄字師卿。其義何居。襄原名襄。字趙卿。因奏事者誤字。遂改之。改而又用。尤可笑。苗晉卿子。發丕堅。蔡垂向昌。穰望成。皆與帝王聖賢同。其者僭竊不必言矣。同后穰文武二王亦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卽從其姓。攷之名說。節度集慶軍始更名。還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臚唱者以泊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遞陸唱第。蘇頌云。當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險。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劉靜修云。近世夫。多爲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簣之稱歇。乃真歇也。

桀一稱大轍。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爲號。要見綽號之名。已起於桀矣。

稱謂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

白樂天稱劉伶爲酒仙。稱韋蘇州爲詩仙。茅鹿門稱韓信蘇東坡爲兵仙文仙。

范文正稱御史爲端公。蓋取臺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揆。蓋端揆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可見師生之名重於翁婿。

農丈人

余漢城寅。慈谿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攷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農夫。張于余爲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視蔡爲後輩。猶相及。居相僅三十里。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一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修。有王振。司禮太監。亦曰王振。振既陷。鴛土木。王編修恥其同名。請改曰恂。從之。時方有兵事。陸恂大理寺丞。鎮雲南。尋召入爲庶子。成化中編修有王臣。江南買辦妖人。亦曰王臣。臣既伏誅。王編脩亦恥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祖諱。乞改名舜功。有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尙書尹旻等劾臣名本父命。且授職貼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違父命。抑且煩瀆。聖聰。當治其罪。有旨。王臣無故攪。本當治罪。姑宥之。看來前之見許。必以直陳。而後則託言祖諱。文致參駁。不知是閣中所票。抑 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概批允矣。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家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歆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人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

楊虞坡爲兵部尙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陸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尙書。此時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 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尙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僅三月。若大周卽恃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何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士。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來。錄之登刻。

。夫聽言當以理觀。著書立言。何可草草。王鹽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真。一說曰馬家崔家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微生高。此亦前輩施之後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體。政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概施。鄉黨中直以名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安有之。然對人而言。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政稱謂間老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後人觀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時周簡肅延爲吏部尙書。謁見。周置席于左。趙拂衣逕出。大言曰。我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當路。改南光祿少卿。始來謁周。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有體。安得有所挾。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論。卽天子不避。而行坐隨侍之間。卽布衣亦有定分。何況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爲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至亦下轎街次對揖。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旣轉南光祿少卿。相遇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祿用此例。餘則否。

街次對揖

南中下轎對揖之禮。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爲之。後遂爲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前而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忠介至南。獨不然。只轎上舉手。然惟海一人行之。諸公不盡爾也。總之南中優閒。日夕聚會講論。而又路遙。得一遇一揖爲快。要未知大體。何如從時從衆可矣。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爲第一事。今官府莅任。吏人先投須知冊。仿此。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汎加之稱。悉皆撤去。爲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太祖有

舉無廢。蓋重之也。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卽繼曰。此書巖俗。實爲官之要機。蓋嚴事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斤百爲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墓。取三興土爲之。嘉興長興宜興與此似。然張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築墓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爲限。此興亡所由異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並爲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卽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闊。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三字。旣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豈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隍廟。卽如江西城隍爲灌嬰。亦相傳舊說。朝及國朝。亦未嘗祀之爲省城隍廟也。然則都城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次

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爲侯。正三品。縣爲伯。正四品。應天袞冕。十有一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王矣。公侯伯矣。仍遞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棠川士儋。爲尙書。用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涑。題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唐淨于犬戎。狡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棐。亦主此說。上疏堅請。且謂。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象之恩。強假元以帝統。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有好處。趙民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卽文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僂。其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太祖祀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諡。封崇禮而歸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爲元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一公彈不得。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又鑽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爲文思殿。前爲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爲執中閣。顏堯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華。門曰玄德。禹曰殿文命。門曰祇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爲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爲殿。而于堯殿前爲閣。顏曰光天。最爲雄鬱。於是規制大備。冠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歷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廟。創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

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於鷄鳴山下。卽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上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千丁。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歷朝。發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恢爲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成告。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謁。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歷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運標等。後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常服。想當時請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爲例。

。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自建祠。以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藏其譜。今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主之。萬歷十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爲請于兩臺。得復。

螭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係夫人。曰螭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孫劉有卻。夫人歸吳。舟議磯下。不忍見仲謀。遂物於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旣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爲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榷蕪稅。並塑先主像。改曰塑望蜀。

薩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遞歲鄉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久爲蟒蛇所踞。遞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微惠先生一言爲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耶。姑免究。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中。今人呼爲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赦矣。亡以爲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爲宅兆。君其世

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卽今學基是也。

苻神

苻堅死於薪平佛寺。見夢於主摩訶曰。改爲吾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死疫相繼。因共改寺爲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詞以太牢。號曰苻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大。遂爲此像。隨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和中。杜元款鎮成都。時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掩我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三尺。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潰而去。是日蠻酋死者三人。始知爲飛天神陰兵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瞿塘水汎。波禱甚惡。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迴瀠。衆峯環抱。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有門扉。制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旣而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爲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樞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所之。

鍾葵

鍾馗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時又有喬鍾葵爲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

往往取佛僧鬼神爲名。葵旆音同。雜出。俗畫鐘馗蔽軟巾。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仙神

韓苑洛爲浙江僉事。王鎮守詣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仙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係百戶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卽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繫脖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某尤甚。

霍廟池水

御史閻睿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霏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冰。若榴梨瓜果狀。衆咸奇之。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爲沛人。今縣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公生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卽今址也。熙甯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下。元泰定乙丑。隕石於左廡。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楹之楣。弘治初。歲大旱。邑令舉神禱雨。雨隨輿至。須臾霑渥。癸

亥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亦隨應。初神徵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釀金。置酒酣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戚畹。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洪梁。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吏。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吏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此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吏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雪川。見有石浮於水。歎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報。遂取以爲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亭峯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刮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合第十四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誦道德經。深得其奧。沒而爲神。有巫何氏。虛潭禍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驚走。人名其樹曰虬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致禱。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維州昌邑人。李璋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偃偃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尙志。入 國朝爲禮部主事。

神鬼所護

趙尙書狂。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卽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怪問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公先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耶。訊之伏辜。人以爲神。公在襤褸。母避亂。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暑夕寢覺舍中。羣狐采麻葉作扇。扇之。驢呼曰。趙尙書方苦熱。吾輩敢憚勞耶。公聞之。益勵志讀書。顧度。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亡命。走西南夷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

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姓諸。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人才徵。不就。

詩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徹。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窟於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彼卽攝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之仇也。牒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子錢溪之北。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焉。上甚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上不許。萬曆己亥。余遊太和至荊州。文貞六代孫。現爲兵使者。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場屋火。攀垣數四。皆爲後人洩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垣。傍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衣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燄起。公又力懇。

曰第及三舍。不傍延也。翌日果熟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濟風救難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爲。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託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爲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賓。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諛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苦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爲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櫻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天。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阨

金峯胡公有。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祕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間無一人。舟覆彭城。賴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夙戒。謂賢者有阨。宜亟持勾繙以救。見屠者將解牛。市而象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工。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司寇陳道墓。通參。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謨。不從。止。

辭請威靈

徐楚。淳安人。爲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憤。恍惚。覺身著衾緋坐殿上。兩楹間旛幃飄搖。署曰威靈。几前大鼎爇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爲之。公怒曰。誰爲此議。我肯向汝作木偶耶。道士忽不見。旛幃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苦旱祈雨。執牒請公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聞。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爲跼蹐。高頓顙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爲雲南副使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歧岳。選蒙化衛經歷。死矣。龐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歧岳家有七人來。龐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宋經歷者。故識歧密。以告公。公伴檄龐。往事鄰縣。而擒其妻子。訊卽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爲神明。子應篋。己丑進士。參政。

黃冠授藥

劉釋。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儲。逆瑾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枷者。十餘日多死。公枷月餘不死。時同郡王沈庵。以死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遺家人一丸藥。曰日剝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霄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尙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達九重。太宰張西麓綵。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爲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瑾。救于仙。而又見知于瑾。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沒。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日向晨。舟人駭而謀。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爲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理若文字。隱起。拭辭讀之。云。巨雷關石。神泉湧出。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畝立愈。會內計。中蜚語。左遷。知興國州。泉亦先涸。

神傲

蒲州高嶽。爲黎平太守。黠夷以嶽西人。不習土風。聚而掠供張物。嘗之。嶽乃與杖。械繫。復奪去傳檄將吏。悉收斬以狗。夷衆嚙指。無敢犯。嘗閉戶臥。漏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賁燭自然。默籌。兵猶火也。神其以示傲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戎。擐甲。欽欽如對敵壘。衆竊怪之。已而旁郡夷。戕殺官長以叛。臺檄嶽。調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剽輕敢戰。尋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蹋邸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嶽坐堂上。以一吏侍。皆之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頓然爲賊耶。吾貫爾。縛賊自效。衆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渠魁還報。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譚文。於聽訟非所長。有鄉豪與媳姦。爲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婢殺之。提二首赴縣。告以獲之姦所。欲脫己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攜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衆咸

以爲神。自後無敢欺者。

却羨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且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兗藏金。今所沉者稱是。蓋以長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亟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溱沔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饒有兩王春元。問主名。指曰君也。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水落。迄不爲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復問。其婦懵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爲鳳翔知縣。潔己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黑。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卽爲文。率衆禱於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爲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證藥。已之。旣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爲絳縣知縣。恆以役至夏縣。道經傅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竣我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誠左右勿泄。及甫爲御史。輒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榜

締俗尙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詡其妖。以爲神。戴豎爲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易其榜。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護之。後獲斷碣於壤地。果立以祀伯牛者。皆服公明見。

焚像

陸鈞。爲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衝殺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纍纍。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曰。是何感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爲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厲。豪右欲誣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旁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

井神

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

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早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聒舟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取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澤水上。僵坐不作。漁者推赴長流。且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冥間。不令出。既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爲鄉人効勞者。今神有後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禱則應。

竹神

陳滄。爲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吾不知死。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讎。然公署。非可卒入。卿爲我訴冤。吾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擊其首。卽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塋蔡襄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衆以爲異。因爲蓋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禱惑衆。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密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醴。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遂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得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爲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彊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矣。

石吞爲神

瓊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曰祈。次曰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憩石上。祈爲石所吞。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爲昆邪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亂衆聚兵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邪神。須臾。蜂蟻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濃數百點。多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讀書龍山上者。言不特春季爲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卑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遍屋皆赤。卽環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樹下。倏綴樹如旒。至集人衣裙。拂之不去。西門桑神廟。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歸而經其姊家。嚴氏姊。爲具鷄黍。周怒何爲以骨飼我。衆曰肉也。姊家實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爲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髻年從學舍歸。途遇一丈夫。鬚髯甚偉。曰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語若神授。竟死。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舁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爲常。

丹臺記

蔣燾。字仰仁。其先宋侍郎掌。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燾尙孳於母。未育。旣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柩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卽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媚劉媿。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卽免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燾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跪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跪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燾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事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毋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世。傳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工久沒者。咸下車。與紱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

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臥於床。心惡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不能睡。每睡欲合眼。則背蓬蓬然動。始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錢孔。則湧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醫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爲損也。用參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名醫。得十人。莫適與也。則具十人者名。祝于鄉祠女神劉夫人者。枚舉而箋之。良者陽箋。否則陰。十箋皆陰。大驚。吾兒殆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備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平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載何書。曰在丹溪心法。問何療。曰療鬱。先生瞿然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骨肉之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衷窵結。今茲之病。由鬱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卽成寐。再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釀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爲拜答神貺。時已甲夜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莫言陰教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至。語曰。君何尙留此。其亟歸。謀避倭。時倭已遠去。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爲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絕。今豈我誕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夜分抵家。明發卽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鄉人。鄉人咸挪揄。謂其駭。不得已。留二日。竟強父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方有所待。未卽解纜。而前舟先發。

不數里。颶風作。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皆大難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之。送于寺門。至鐘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倚柱。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娶。心惡之。又曰。無懼也。子雖晚。富貴已。又曰。功名竟有。迺遭耳。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怫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諸所言皆忤。默然怪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歲。先生始婚。連產俱不育。已未少師生。先生年四十五矣。爲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餼。乙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卽餼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餼。戊辰。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畿試復不第。久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嚇于齋中。不爲動。齋故戰場也。芟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所謂迺遭。豈不信哉。方滯學宮。家貧。歲常就塾。弟子有聲庠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累累不絕。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昌科甲厄。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于鄉。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邂逅數言。盡平生無一謬者。曩已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善風鑑者。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祕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瀆。別其署事州判溫君而栗。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剗刃焉。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顧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

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爲人所嫉。搆下獄。歎曰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曰。子亦不免。歿後。妻亦從之。

蔣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蔣侯。從空。授以丈八蛇矛。盤舞知飛。其卒也。夢蔣侯以天樂來迎。凡文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書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掣搦良久。釋之。卒不爲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籙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

假神

平湖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燄煌。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取衣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年八十四。已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兒皆歡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曾在觀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悞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爾。答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雷雨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屋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現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孚爲御史時。領兵平百家畚。于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鏜無風自擊。孚坦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清鑰。孚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窗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孚知其爲觀之神也。恐隸卒驚。給之曰。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鏜擊如故。孚

。乃默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善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奠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駢。解州人。與其兄主燕醫張圮館。圮卒而無子。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後爲松江同知。背疽幾危。一夕夢圮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圮之冥祐。圮初爲行人。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居。徑入。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鹹影如斗。亦處之如常。祟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大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此須自信得過。方敢如此。俄而風恬浪安。須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多祟。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有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爲怪。叱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驚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沒。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聲錚錚。啓下一石版。版數罅。滿貯黃白。陸遂用饒富。後贅沈氏。生萬三。爲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沒於官。萬三名秀。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祟。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今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尙書。

熊翀。光州人。少年。業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翀略不爲動。女尋滅。遂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尙書卒。

武宗時已得恩典。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尙書熊翀見。明日咨大臣。稱其丰表峻越。賈閣老南塢。以先朝名大臣對。再賜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卽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頽瘵。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蘭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窿其顛。周密四傍。罽之以白。竅其前。若圓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爲月區。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驚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攝獄。如何可遠。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醫士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爲主者所撻。乞藥傅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尙賢。賣卜龍沙布。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誤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予藥殺爾耶。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惟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人旣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兒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刼制。使爲奴。稍怠。舉鍼刺之。蹙頰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倘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條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

其行囊。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遂劉煉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勿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甯李延奴。大歷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劉。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尙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庾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尙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甯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具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杓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一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心。尙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哲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噉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諠。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尙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洪武四年。有司異其能。薦入京師。賜衣一襲遣歸。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媼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裳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尉曰。吾有絹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歿于軍。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鬼怪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掾吏督造至樂安。憩廨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酣飲而臥。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視之。並廨有大樹甚茂。人祀爲神。曰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怪亦隨止。後官至瀘州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勁挺不可奪。乃知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冥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爲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賅謝爲業。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卽逮

邵繫獄成都。獄司理參軍韓汧。吳擇深刻吏。僉判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邵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卽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縉。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卽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邵坐貶三官。歸健爲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繡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座上緋綠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時公爲政。何必辭。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俟君登科畢。卽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悟。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於成都驛舍。又明年。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時。人皆避匿。吊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真知道者。

冥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才及鄭名攝之。既至。主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見。居頃之。一人青衣絲繖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凋相公。語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趨前謝。遊遨園闌間。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幘頭。緋衣金帶。葉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去。葉留從。速才歸。才曰。乘輿者爲誰。葉曰。天下

都城隍。語既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從才以子琳貴。棄其涑水學諭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夢。

關雲長

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獨雲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則神自設教。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騁干戈擾攘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沒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

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雲長爲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

三國志。雲長謚曰壯繆。其義謂壯于出兵。繆于料敵云耳。衆以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爲褒詞耶。不足重。以繆爲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緯以勁兵邀。極罷。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于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爲鹵。遂成池。宋崇甯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闊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收鹽。必禱於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爲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蹇理庵達。嚴事雲長。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爲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薊遼。稅瑞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來贈。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歷中。守

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闢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退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析幹爲二。植墓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妻王氏。万俟高。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歷中。兵使者范濂。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臯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面。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遠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斂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不能舍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余聞其言。灑然有異。方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伴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干汴。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突。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曆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玉曆。蓋公所居之山也。吉州泰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神歸。騶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舊。兩任贛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溪浴。與奕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爲枰。行奕決勝負。愈久愈樂。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飲啖。荆南草竊成汭亦類此。蓋神有正有怪。自不同也。

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鄒鳳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滌。給元兵以免。蓋史作于元之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仗義效力者。蕭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書。而全子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逼。乃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側。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舉。文天祥辟爲參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號三教遺逸。改道堂爲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贊。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有名之語。爲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寧敗甯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觀其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田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質爲驍將。大衣冠指搗。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一揆交沮。

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陳宜中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首揆。補宜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上大勢去矣。正閭交馳。真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閩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陰嬰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卽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爲通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土。終不能復。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荆襄受圍。鄂渚交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一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於戲。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師。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按紙。作唐馬圖。風驟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餓。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旣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於此。嘉靖中。督學陳壇。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死國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友區海目有詩云。崖無滅宋字。濤有撼胡聲。堦字山甫。號宅平。紹興人。官參政。嚴分宜惡之。嗾其黨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孫蕃

盛。一說作林泮。泮。閩人。官尙書。區字用孺。高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死。諸軍棺斂。焚屍島上。其中膽大如斗。更焚不化。衆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聲曰。太上以我驅馳。爾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矣。由是軍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陸秀夫輓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胆。猶見雲中金甲神。蓋說鄂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輿入海。世傑知事不濟。奪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遇陽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慟死。世傑葬之海濱。欲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白沙因陽江令何昌之說。封墓立祠。作心賀卷贈之。蓋誑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愍。改諡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歷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褒忠功。於是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卽陞都督功臣者。胡總督忠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己巳之變。于忠肅以大司馬。卽爲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卽從。不必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建言者。請重將權。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卽將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恒怯無謀。楊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擅。仇將軍以勁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少師又陰持于內。雖有韓白。無如不何矣。

己巳之變。關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布經略。齊力奮擊。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却虜後。陳循撓于內。羅通鬧于傍。處之泰如。二人亦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復

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謫戍。則羅非曹石之黨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爲忠肅解。然 景皇剛決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以紓邊患耳。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獄。得不上侵。沂邸之養。得近 太后。焉知非公委曲調停。以至此。柔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變。 皇太后驚惋。 英皇自追悔曰。好箇于謙。 憲皇既立。昭雪贈諡。夫以 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更以爲德。孜孜不忘。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寔在帝心久矣。公既不言。外人又不知。 一聖更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平。後人責備。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爲祭酒。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紘邪說。可以力阻乎。辭免宮傅。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各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謂于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於此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責備

責顏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避禍爲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師。以樞密請還兵柄。責于忠肅者。以 南宮之錮。 東朝之易。責蘇武者。以胡中生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狄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蘇子卿。娶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也。不然安國死。子卿爲餒鬼矣。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于留國者。嗟嗟賢者
乃爲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
夜設盛饌款之。忠介飽啖。飲酒淪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
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頸無疑。主事告曰。莫誤莫誤。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
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慟。投體。肴酒盡嘔出。狼籍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
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知公真忠。一片心腸。無貫徹千古者。人須於
此處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勁正清苦。又其餘事也。
忠介父翰。爲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
忠介卒爲名臣。謝例應旌表。忘忠介者。竟沮止之。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盧臣忠者。字信臣。黟縣人。侍行。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無背。官止此矣。後
扈蹕至建康。虜騎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
以斂。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

臣。能識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塚爲風濤蕩折。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啓視面如生。次日。其地盡爲江矣。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濰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死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百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童

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李廿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啣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劓腫。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僑。上有大禮。則差間以粟帛金。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贖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

能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地。甘舉賢良方正。沮鄭注。貶封州司馬卒。卒後亦擢進士第。

代父飲酖

賈直言代父飲酖死。既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戍。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爲絳郡太守。自言始飲酖時。岑岑然。覺毒沁五內。至肢節。其痛淪于鑽灼。通體不可名狀。既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軫蓋及足脛。色皆如墨。其傍攻出六七處。液紫淤臭。收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平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歎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飪。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旁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時。升承順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鷓鴣山。出觀賊。爲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爲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爲思父歎。賊感動。縱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侍者以爲鬼物。久之啓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園有美杏。父所嗜。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爲文訴城隍。神卽譴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門還地。疽卽愈。

船灰塗頸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逃。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

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嚙。至暮。以屍昇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孝子。里有鹿鹿泉。鄉人素賴其利。歲大旱。泉竭。詣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縷。衆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兌。成進士。有聞于時。

利盜詩

秦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爲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負。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學詩後以爲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閩門市中。母嘗有病。醫藥弗療。刲股爲羹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己年。以益母壽。是夕。天陰暝。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尙沒。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灑。遂霍然而蘇。

詰旦。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謹之母。爲人歐死。謹父得重貨。焚其屍。謹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能納賄。頤指證佐。言謹母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渠。無所可否。謹遂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入。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聞。命刑部郎中吳欽。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等下鎮撫司重鞠。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賂聽囑罪當徒。渠失入人罪。以爲長官得減當杖。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渠已考察閒住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南坡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歷歷券合。諭蕭曰。未盡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兒某年當舉子。後一一不爽。蕭變替。一日用鍼豁然。蓋方伯孝養。天祐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久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童子。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母至孝。年至一百三歲。猶強健善飯。一日無疾而終。人以爲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日瞎復明。方自詫。可比于鉉。忽雷震死。

孝憤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己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孽。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恚罵。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

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閩任。夜深食于外。三人擣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面質三人於城隍廟。臧父劍。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激。揮刃若有神助。衆咸奇之。事 聞得 溫旨。眞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卽治。又不卽逐之。此與元嘉逆劭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歎歎。而號不自己。葬其母。嫁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村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問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年

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歷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坐。華哭而前訴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毗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郝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願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無卽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前。攜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卽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迺相攜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刺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

廬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芮城李錦。字尙綱。錦子澤。字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錦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錦卒廬所。柄爲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於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墾甃。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

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心。自備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備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鴉鬢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葦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想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卽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醜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歲丁薦饑。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尙薄有園田。給餽粥。吾女。實君箕箒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爲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度尙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吾已何忍卽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節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做行之。

一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宣曰：此不足傷大人之心。兒自是命也。樹田死。宣哭極哀。沈思道亦死。孫送夫喪過河下。見宣以死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死。嗟呼。孫死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翻之曰：若毒我。則死爲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

鬼必靈于人也。

媵奴死節

真奴。黃巖縣人。媵鍾氏。嫁于苻松。僅十三日。松死。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尙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爲立傳。

節婦湧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三年。掃夫慕。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真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閒氣也。

大饑甘餓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猶有妝具。人勸其出鬻。二女慚。不肯出。伏於箱餓死。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臬。先娶王漾波女。生一子。並死。繼妻楊氏。未幾臬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奇奇。臬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于陳。孀居。矢志無他。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使客。塞之宜。都曰。井地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執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爲鄰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闕。斯利舉子。都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鄰木耶。此明於理者。子良謨登第。官參政。所稱棟塘先生者也。都旌表。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也。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鑿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汝。家政甚整。業日拓。汝有俊才。早貢爲博士。有郎廷瓚者。貸金于。嚮妻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婦。刀不去手。犯卽自刺。盜駭愕散去。其膽識嶽嶽。真女中奇男子也。

求見不得

章丘逮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夫。鄰人餽之米鹽。却不受。鄰人報縣。餽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求一見。終不可得。曰。婦居以來。誓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鄰人與武。亦可謂知義者哉。

芝竹

王士。崑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墓園枯竹更青。凡三年。二生芝草。皆雙莖。比四年。芝不生。土病死。婦從死。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恆于壽考富貴康甯。而于烈婦見之。此可觀天道矣。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攜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于新會。寓劉銘家。備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從。謀之鄉人梁狗。同其夫漁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流。遠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殯祭之。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猶畏銘彊暴。未敢發。士夫各爲詩歌。聞于官。得實。磔殺之。審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雙烈

曹桐丘鏤。長子糖。生而癩。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諳。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糖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爲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聞並旌。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殷亦葬吳墓。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價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厚乃爾。其地辛丙巽三水。俱會。桐丘公先發庶吉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善繪畫。有清名。長子糖癩病。錢沈雙烈。華其後。余家渥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緯。病亦如之。媳沈氏。儀郎惺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緯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立。異日必繼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吳。吳分嗣子田九百畝。余僅得十一。而嗣子尙有待。又自念多病。恐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矣。

愍貞哀感

萬歷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從臥榻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掩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瘞而諡曰愍貞。愍言災。貞言操也。

哀感孺人。楊氏。所玉妻。鄞人。夫死。守節。玉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人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得原金于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丐婦投橋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蓋荒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醜之。候姑與夫乞市士。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哀哉。

義門

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故。此亦非良法。人多。不能無生得失也。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者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爲廉遜如此。於時猶共一廳。頗宏壯。有孫威敏公題字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留題詩刻石。傳悖作序。至元末。始毀於兵。而族亦且漸陵替。非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愉。避亂。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趙抃帥越聞于朝。旌門免徭役。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塢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鶚。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仇塔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崇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甯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尋婦翁。詣行在所。知狀。哭且訴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斂之。歸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洎。與相州。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於某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家報讎。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一家甯無黨乎。對曰。某旣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卽其鄰。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卽死。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爲幸。洎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勞知禮。而忠奮刀挽幼主于流宕之後。卽犯死亦不顧。尤爲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楊忠。宋時人。諸史宋沈俶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真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遞。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旣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銃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河套之役。最爲無謂。今無河套。而中國金甌無缺也。彼時唐荆川屢有書。而曾不聽耳。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願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旣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問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

孫明。丁尙書汝璉之僕也。尙書坐虜闌入誅。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甯己不食。不令兒餓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甯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甯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

無踰先生也。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言。毋附甯。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葬。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眞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跼蹙。慕爲方外遊。及諸祕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死。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際。審其已溺。遂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胡拯爲。僅褰裳水際。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旣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爲旋湍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抱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驟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三日也。翌日。一人平復如常。衆俱歎異之。工部郎謝在杭在眞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書僕書備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卽檢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陳抱冲禹謨。爲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功。卽僕隸天亦饒之。荆川先生有書備胡買。作胡買棺記。

書備胡買。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買少。乏資。不能買。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旣披閱點竄竟。爲以付買。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旣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于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備。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買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亦不能及。

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買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買則余事無與成。然買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買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備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備書家。不問備錢。必問酒能厭否。買無妻與子。儲書數十年。居身無一瓏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元元如病僧。益知指書之樂。視向所爲披閱點竄若讎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買雖尙以備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然。猶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買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寺休。買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買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買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買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讎。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買之諄諄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恤之有。

僕惜字紙

馮南江恩。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傭乃市箕帚。徧歷所居村巷。凡有穢惡。悉爲掃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至九十七。無疾而終。

父子

古謂父子不同舟。蓋思風濤一旦併命絕嗣也。與老子壓石磨縛大繩觀井同。

續博物志。以緜爲顯帝之子。

夷狄禽獸。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禰。大夫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呂向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玄宗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誌。子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明道。又次伊川。兩先生次韓奴。蠻奴。皆天。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壻。

父子與慶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慶成宴。大學士楊廷和子慎左司馬姚鏐子涑皆爲脩撰。大司馬金獻民子暉爲檢討。皆父子與宴。爲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其子爵位清華。而皆不甚顯。可見際遇極盛者。亦造化所忌。與而不必盡與也。况下此者乎。

三及第子

父爲顯官。而子賜及第者。稱襄毅信子敏政。謝文正遷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鉞至尙書。當時慶成宴亦必並與。特非同時耳。至子爲顯官。而班於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爲卑官末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勝數也。

兩翰林父

翰林父爲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吳曙谷閣學父一龍。歲選知高郵州。方嚴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液章。鄉進士。官參議。溫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閣學方爲編修。以便事抵州署。長跪促歸。閣學子有舉鄉書。

者。宗伯子銘鼎。會魁。萊州太守。

同居異室

呂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異處。交誓不復嫁娶。呂既貴。泣請同居。然終異室而處。

學士少年牧豕

曾學士棨。少不得於父。父督之貨豕。豕突蹇其足。又息不豐。逐之。學士卽牧。手書筴不棄。遂擢大魁。事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完。爲冢宰。母夫人葉氏。貽書物以禁太盛爲戒。陸收藉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當被逮考掠時。訛言洶洶。欲藉其家。家人奔潰。其母吳氏挈孫行可入京。泣血爲疏奏曰。兒懸無狀。萬有餘罪。但妾臨年。不忍見子刑僇。願身贖孤以延嗣息。事雖不報。而行可卒申其說。未減戍雷。猶得補考績。封吳太孺人。世廟英明寧可溷請。蓋亦深鑑慈德而默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於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祁。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試。望見之。白皙豐下。嶽嶽有神。清操振絕。公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壓焉。鄰婦舉火照之。頽檣覆礫。室中之物皆盡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遂持長齋以報神貺。後公爲山西參政。歿。蕭尙在。教二孫時中。用中。有才名。世其家。

栗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睨海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戲曰。此泰大。不能任。宗伯卽以壽。平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怡。就坐。鬯飲而別。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遷官抵蘇州。一面檠。乃衙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役持還。

李及泉頤。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妊時。流賊入境。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遇於塗曰。彼穴人衆。不可居。余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前一穴。則石崩。百十人皆齏粉矣。及泉守我湖。有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治河。聞命不懌。到官卽歿。蓋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旣卒。母太安人劉氏。治家。斬斬有法。裕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爲諸生。年九十一卒。

嚴母

韓蓮峯名紹宗。爲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峯爲刑部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閻與嫂負水。蓮峯歸而見之。命二隸人爲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蓮峯罵曰。汝有皂隸。可令代。無則不喫水耶。蓮峯笑曰。媳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子薄弱。且有妊。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峯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卽韓苑洛之祖母也。

賢繼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於後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爲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劇。夢婦攜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髻翁奪之歸。乃甦。以質大母。具言被服容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出。而張母撫之益厚。公薦鄉書。俞母復見夢。爲史官。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令畢父喪。及己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蓋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報父。若前後母亦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場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賁園集。爲時所稱。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歿而猶蒙子之休者。在昔爲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母胡氏。後歿有而蒙子之辱者。在今爲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氣饑豈敢埒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於齊。贖歸。賈之母。先爲婢。有娠寄於其寮。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袁二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貴州裁抑中人恨甚。言於劉瑾曰。錢鉞顯宦。積貲鉅萬。瑾信之。構河南祿糧事。藉其家。無所得。毀屋及墓。勒民倍直。闔境騷然。執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北。嚴寒困頓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司寇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戍固原莊浪肅州三處。曹過涿州。病痢。劇甚。諸子倉皇號泣。治後事。忽遇異人。授真人養臟丸。一服卽愈。再逾年爲正德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亡者過半。行抵關。瑾誅。詔罪狀瑾。以都御史錢鉞受害爲言。於是還其封誥。及故藉物。任子應福。亦祿用爲福州推官。孝養備至。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盛衰之際。中遭奇禍卒以免。晚更榮華壽考。吁。亦奇矣。必有大過人者矣。

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世宗眷遇。拜相。可謂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卒。無子。時爲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攜嗣子扶柩歸。獨持家秉加。嗣子夭。復再立。事其伯。及撫弟姪有恩。事繼姑張甚恭。張沒。臨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舉。管與疾至。乃舉。又脈貧飼饑。所行義事甚多。萬歷丁酉卒。年七十九。去文榮歿。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榮乃袁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則袁之根幹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章九臯。性孝友。嘗泛海。兄弟異舟。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舟鮮有存者。臯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略節度使。諸子俱顯貴。魏公浚。亦其後云。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特陞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又乞歸。乃允。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貫。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產。不已。公以齒壘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贗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時。屠姓兄弟二人。自陳留隨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國初籍沒。有一公者。贅楊氏得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姓免。數傳爲康僖公。同時居鄞爲康憲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場。廣袤約三里。相傳爲屠舊居。

康僖公長子應埴。辛未進士。歷參政。踔厲慷慨。甚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靳恤。佳客過從。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予。與居官時若兩人。或諫之曰。吾惡夫擁貲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瀝媚人者。

劉李有兄

劉忠愍公球。既沒。權貴人猶啣之不置。將採危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益軒。奮曰。是不可坐待也。卽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慚而止。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稱。字子育。號北野。爲儒不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崆峒觸瑾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貲。往來賓客。遊說萬端。卒脫於死。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

七十五卒。子女各四。□□丙子舉人。九孫。用恆用謙用觀皆有文名。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學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拜相。五十卽致仕。嘗笞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歸安人。以御史歸家。族兄某老而貧。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遞盞。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鬯否。臥安否。每誠家人曰。事有誤。我容得。大爹容不得。扶汝矣。以壽終。慟哭。葬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肅公。弟大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鳳洲尙書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雲間陸尙書文簡公弟僉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皆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濬。字子安。濂。字子約。沆。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於部郎僉事。其父錄。亦以工部改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來。字汝修。儆。字仲亨。儆。字叔永。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儆。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儆。皆右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

顯且賢。堪輿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仲

席書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謚文襄。季弟春丁丑進士。號虛山。庶吉士御史。以允貴。改檢討。進少宗伯。季弟象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貶死。贈光祿少卿。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礫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三黃。則予同年。黃慎軒輝。官少詹事。弟震軒煒。官按察使。弟靡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曾元袁玉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修中道。丙辰進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遠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廬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歷戊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壽亦可知已。

兄紉得歸

上海人劉鈍。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鈍歸。給其父母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母注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鈍開逸去。鈍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堯。汀州通判。堯子兆元懷慶推官。

義姊

陸浚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幼。時令嚴。當速往。其姊嫁口氏。舍其家以來。爲育之。至長。浚明自永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姊遂以稱之。浚明事如母終身。

婦人知兵

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卽宜發兵剪朱全忠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於難。其氣已竭。且孤軍無後繼。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劉氏亦姑托辭。眞女丈夫也。太原被圍。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若劉氏。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廞吳中作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駿。慨然代行。服甲冑。韃褫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尙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譙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之見也。遂以事聞於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嬖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諡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婦女有鬚

李元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寸。爲婦人奇貴徵。光弼姓李而母姓李者。蓋父原契丹賜姓故也。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黃有奇術。立柱下卜吉凶。其術莫知所自來。立柱以晴日向日月。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右肘於鼻端。凝視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之妻崔氏。生鬚長三寸。

賢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妬。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焉用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妾

喬白巖。太宰。卒。妾二人縊死。劉白川。尙書。有二妾。亦如之。兩公其以情感耶。抑選得貞烈人而後娶。故若此耶。亦奇。

長爪妾

翠娥秀娟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薛徹都爲小妻。都卒。謹獲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踰八十。爪長尺餘。卒。

瘖妾

嚴激。字道徹。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尙未蓄髮。詢其故。主人以素瘖。卽蓄髮。敦收之。激惻然。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爲妾。其人以爲戲。未信。復爲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

凡舉子多重泡之徵。人皆異之。安小范又云。三妾一瘖一聾。

姊妹繼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爲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續其妹者。入口國朝益稀。惟濮陽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繼任氏。卽以妹助筵焉。號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爲內主。伯承豪宕。爲尙寶少卿。能詩文。無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龍

梁武帝妬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爲懺禮。得復爲好女子來謝。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懺是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於露井上。舊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故帝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爲怪。如史所稱。而後得度。未可知也。妬婦化爲異類。理或有之。謂蟒爲龍。殆史氏文飾之詞。

妬婦

鄒觀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爲南京光祿少卿。余起家南司業。自幸得一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江東門。暴沒輿中。其駭之。一日劉司成座中譚及。吭嘅。且曰。鄒精神甚旺。而阨於妬婦。嘗一日相遇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內捶一婢。聲徹客座。鄒已失色。劉遂巡辭歸。鄒又固留。捶久不止。聲愈厲。其婢氣垂盡。劉跼踖告辭。鄒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變聞。蓋妬婦之爲害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妻程氏。杖殺女婢。解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胸。婢脫走得免。東廠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實。都察院覆議。程氏窮兇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良

翰縱妻爲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爲乏子。乏者法字之訛也。謂兌架爲天平。由來尙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劍拔。甚銳而勻。真奇觀也。學憲范長白得之。曲折築園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妬。范遂無子。情甚篤。蘇州人爲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乏子。聞者大笑。長白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思白相亞。年尙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燕衣

葉朝寵。貌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鬩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燒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竟死。

妻妾投繯

錢首曾。號瞿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爲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烈。所掛蒲織。稍觸損。皆惶懼投繯死。事聞。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繩束。或罵詈。卽反唇。托郊行。約友人篡取之去。

妾禍

吳中張獻翼。奪軍人蔣貴妻王二爲妾。嬖之。張夜宴。五鼓就寢。蔣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客七人。手提燈自廂逃。遇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立如植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爲人多怪。攜臥具。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爲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見血者。反與杖。今有人自作

罪囚。向城隍座下者。與此正同。自稱朝奉。人稱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每處家庭不幸事。真可憐。瞿洞觀有道人。娶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憤死。洞觀逐居別室。司空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上書以死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罷時嚴中翰治亦以此苦。欲離異。文靖公以婦翁相與厚。命姑忍。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素。外處休鬯。而中多邑鬱。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爲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冤。余婦甚拙。不我擾。二子不甚學問。性餘因循。此一節猶有可慮。偶感書此自幸。且勵二子。毋茶毒老人爲也。

人有有志爲善。而兄父不見亮。反挾子弟之勢橫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不佳。里中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茶毒。無如之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詛張狀元死。如死了。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果萬歷乙卯暴斃。去登上第僅十五年。真可憐。真可憐。乃若子弟奴僕爲政。而我輩不能禁。則已必有遇焉。奴僕猶可言。子弟之窮兇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况我輩乎。

善衆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網。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姪任氣好酒。與無賴爲仇。時相鬪。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爭。謂一去必不來。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咎之。網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改化爲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與吾姪無杯酒之釁。是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也。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獨王氏僅存。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齊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謙約畏慎。故其孫士廉。以文行昌顯。梁武子孫。亦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贇。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與唐終始。蕭瑀蕭倪等。俱貴盛。八葉宰相。孰謂無天道乎。

謝玄立功於晉。盛矣。而子奐。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爲宗臣。卓矣。而子道矜。亦不慧。奐子靈運。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矜之後。更無聞者。

桓玄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多智謀。爲羣蠻所宗。屬於魏爲大都督。襄陽公卒。謚曰剛。子暉襲爵。卒。弟叔襲襲。立功。傳者數世。

桓冲盡忠王室。史傳亟稱之。卽劉裕起義。亦全一孫示報。乃冲存時。朝議用謝輅。爲江州刺史。冲怒。奏輅文武無堪。遂自領州事。吁。橫亦甚矣。蓋將門之習。卽忠順亦不能盡革也。桓彝儒者以忠死。而諸子皆以武顯。卒至滅門。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義佐苻丕死。永弟休。休子憲。仕魏爲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世顯重。太原王氏。本田齊之後。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

王安石。生性執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兒子不才。放潑短命。受了多少謗議。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多最賢。西夏用兵。卽有一病。兒子得其力不小。宋璟四子皆不肖。韓休五子皆賢。幼穉。亦至宰相。天之待人。其亦偏有輕重耶。

安石子雱。爲待制卒。有興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產子。安石聞之。召京師至金陵跡訪。與夫人常坐於船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旣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泣涕。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年餘。欲得此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凡事先與謀。然後行。及拜相。漫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蔡嘻而不言。後卒以收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

宋學士之禍。孫慎。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歲。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璵。字仲珩。以是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璵之子懌。從祖父子性以喪歸。長子瓚。字仲珪。與懌同學士赴貶所。學士次年五月歿於瓚。瓚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傍之蓬簇。惟懌以孤童治喪。三子慎先死。愷恂繼之。幼子懷。以卒之年始生。嗟哉。學士事 聖主而不克終。三世顛沛流離至此。亦可憐矣。

毛東塘長子口號白山。長厚質直。中懷涇渭。多識典故。善別人物。子世卿。舉鄉試。不少見喜色。終太保之世。無盛滿之咎。睚眦之隙。皆其力也。太保頗疵其短智。羅念菴在座。解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節。太保驚問狀。曰。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於人。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太保悚然。爲起謝。

劉莊襄公。家孫守蒙。深理學。當蔭文資。讓其叔溧。又軍功蔭錦衣千戶。讓其弟守孚。試在高等當既。讓族叔霑。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爲至德。守蒙似之。

大學士劉翊之子。銳。蔭尙寶卿。兼翰林博士。歷官四十年。進階三品。加一品服。致仕。歲給夫四名。俸米六石。此真奇事。銳。八歲受蔭。召至 文華殿。拜起如成人。門限高。楊遂庵提攜過之。終太常。著述甚富。

多子

慶成王鍾鎰。鎰榮惠。晉恭王之曾孫也。乞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爲子鎮國將軍奇濼等。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並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官。得 旨。王子女既無違礙。其支勿論。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

謂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人。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爲令。王後生子至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今本府數至二千餘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盎。三十人。

宋初李僊哲。一曰後周人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僊哲鳴笳道從。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

宗室謀璋。所輯異林。中有多男一款。備矣。尙有未盡者。故摘出如左。猶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書。

無子

三代以後帝王無子者。在末季如漢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賢於宋仁宗。而無子。尤莫賢於我孝宗。雖有武宗。猶之乎無也。當是大菩薩轉世。不以此爲有無重輕。至大臣賢而無子者。多不具述。以余目所經見。李九我閣學。爲南吏部侍郎。年逾五十。尙未有子。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其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慍。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喚一老媪出見。我自有一說。既出。語之曰。說與奶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宰。無後。它日官生。却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尙旺。急急納寵。必定生子。既生子。於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爺親骨血。撫養成人。就是奶奶親生一般。日後祭享。大家並坐入口。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奶。其言切至。老媪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二子。後孫月峯尙書。以參贊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孫不應。後漸厭。拒不復見。改亭固求見。則自後門潛出。避之。蓋孫方縉。應接不暇。其自言曰。釋迦不以羅候傳。仲尼不以伯魚顯。終不立嗣。

乞養子

此類甚多。以余所見。隆慶戊辰進士。司汝霖。本張姓。汝上縣開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數歲。失母。江陵人司鏜。以督運至。與其父林。遊甚驩。見而奇之。使屬對。受命如響。遂乞爲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歷文選郎中。太常卿。副都。撫八閩。鏜與妻羅。兩受貲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其叔父宗魯。考問家姓。乃奏復故姓。名汝濟。卒年五十三。歿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蓋悔之也。夫童子能屬對。則已有知矣。旣第。齒錄科錄。本生父母。何以皆不書。攷其日月。鏜夫婦。沒在萬歷五六年間。初入吏部時。其復姓。其移封。最初即可舉行。何以遲遲至萬歷十五六年間。始復。而移封一節。全不講及。謂昧所自來。則世無此事。謂爲司老所制。則察其氣韻。非受制之人。亦無可制之理。於心於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當國時。以同邑。嫌於自外。不敢題。江陵歿後。以事久。嫌於揆服。不欲題。比題復。則官高不及報滿罷免。慚負以歿。始見真心。嗟乎。聰明伶俐人。三十年驅馳熱路。何暇議及。猶幸京卿稍間。得復本姓。不全然作它家堂下人耳。

附異林記二則

田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爲後宮。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是爲孟嘗君。出史記陳成子。有數婦。生男百餘人。史記索隱中山靖王。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人。漢書晉永嘉之亂。吐谷渾始度隴西。止於袍罕。有子六十人。十六國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後秦紀左衛率胡藩。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坐罪。徙遠州。宋書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人。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終。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封主者三十八人。陳尙書僕射王冲。歷仕

二梁。年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並至通官。俱南史。趙宋時。侍中張者。家多姬媵。開窗直廡舍。先使馬合牝牡。縱內人窺之。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並產

哀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兄共推之以爲王。其時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缺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瓊華。吳回之子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嬪。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爲昆吾。二爲參胡。三爲彭祖。四爲云鄩人。五爲曹姓。六爲莘姓。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爲京師有兵氣。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雙生一十六子。宋郟城民。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雙生。後以四月二日同刑死。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爲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千秋康氏。宋會川。伊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朔日雙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聰明強健。方國珍之婦。產一男二女。景泰三年。宛平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詔人子月米三年。天順中。揚州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天者。成化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雙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官刑部尚書德州人。王楠。王楊。亦雙生。楠官南鴻臚卿。楊官右布政使。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實。妻陳。一產七女。嘉靖戊午舉人。顧合璧。顧聯璧。其父四舉胎。生八子。萬歷戊申。仲冬乙巳。福州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

放生序銘

唐乾元二年。詔諸道置放生池。顏魯公手書序銘。其詞略云。去殺流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實勝如來。時庸允格。真卿勒銘。敢告凡百。今閣皂山放生池。見存魯公墨帖。亦載此銘。

贊詞有本

世傳米元章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而前。未見孔子。孔子而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蓋本於舒元興玉筍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米蓋化其意。而近滑稽。只因達巷黨人一贊。敷演出來。秦太虛所不能。蘇子瞻所不爲者。

謝太傅贊

方秋崖有晉謝太傅贊云。絲竹雲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域老姦。風鶴勁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而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碁。而嘗折齒之履也。此贊得實得韻。乃安石千古知己。

笠屐圖贊

王文恪公作東坡笠屐圖贊。極佳。其辭曰。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無菴贊頌

孟無菴珙。任荆湖制帥。創書院以處流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中。客退。以所受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歸聽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驢之行。嘗自作無菴贊云。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愁。正當任麼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之坊。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窗。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牆。誰人運斤斧。大

匠曰義皇。明月為伴侶。萬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斤玉壺光。臨終又頌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踞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進乎道矣。

恆嶽圖贊

千巖競秀。中有虛堂。穿樞拂檻。白雲茫茫。雲為堂幕。堂為雲囊。無心出岫。去住徜徉。白雲室流水高山。鍾期已矣。山樵爛柯。厥觀亦止。胡攜琴還。獨留棋子。歸去來兮。風旌可企。琴棋室一亭岩曉。千峯巖窠。下頰萬松。古色如鐵。清風徐來。寒光凜冽。千頃翠濤。凌空灑雪。翠雪亭誰開繡幃。於彼山阿。色非采繪。文非綺羅。深碧如嵌。空翠不磨。探幽攬勝。對此婆娑。碧峯嶂石文如繡。石膩如脂。補天可煉。織錦堪支。丹青地湧。彩繪焉施。九還誰餌。以俟煉師。石脂

恆嶽自石晉時沒于虜我 朝始濬入版圖志書 于近年乃趙王二公所纂中列圖贊不知即出其手抑前人所留摘出俟知者趙名之韓汜水人王石璿初山陰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

蠓山連房

韓文公詩。蠓相粘為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礪礪相連如房。故名礪房。一名蠓生。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蠓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蠓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

河畔雪

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漢議郎楊孚。字孝元。嘗樹河南五鬣松。於廣州北岸。語在列傳。今下渡頭村前。即其故宅也。越本無雪。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張瓊者。掘地種蕒。得一磚云。

楊孝元宅。瓊以爲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詩。

宋祖凌敲

南宋劉氏諸帝稱祖者。裕高祖。義隆太祖。彧世祖。許渾詩。宋祖凌敲樂未回。三千歌舞上層臺。蓋指彧而言。彧荒淫殘忍。歿而稱祖者。因討平逆劬。追尊義隆爲太祖。侈以爲功。故後人亦因而尊之也。臺基今尚在采石。駁渾者認爲高祖裕。謂裕清儉寡慾。無凌敲樂事。是矣。而實未通查。且謂一朝必一祖。亦不料宋之有三祖也。

十幅紅綃

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沈存中駁云。十幅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真可笑。古人但引成數。亦必定曰三十幅耶。

殺妓百詩

羅。亂官鄆州從事。隱之弟也。乘醉。殺官妓杜紅兒。作詩百首。傳於世。紅兒直得一死矣。

慰童僕

韋莊窮時。賴內外奴僕之用。作詩慰之。有曰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待我門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俚。其事難期。而其情則可悲。後唐亡。入蜀爲平章。不知能報此二人否。百韻詩亦起於莊。

丘道源詩

遊至山陽。郡守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間男子心。又至儀真。太守召看牡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孫欲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買錢。曉檻說開香世界。夜闌誰結醉姻緣。可知村落桑麻處。田叟饑耕婦不眠。又至五羊。以詩上太守云。碧睛蠻婢頭纏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因山。又云。膺上腥臊惟覬子。口中濃血吐檳榔。又云。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康定中嘗上觀風感事詩一百篇。往往譏刺權貴。嘲宰相張士遜詩曰。中書壞了朝綱後。方始辭榮學退居。又嘲張者詩曰。西鄙用兵間處坐。可能羞見碧油幢。又嘲執政曰。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詩多及朝廷休咎。於是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謨哭市。其斯人之徒歟。皇祐中。以爲光祿寺丞。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桃。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漫漫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屬艮宮。月是大臣良是主。何人敢爾竊天功。太祖艱難恢帝業。庚申起歷到庚辰。庚辰自是元九數。國事邊機合鼎新。大遊太乙臨西北。便有干戈動域中。五將三門如不會。謾言邊吏盡英雄。小遊丙午歸東北。內外宮中福相來。客算雖然二十五。其如迫脅也成災。好是四京兼九有。人人盡著窄衣裳。天垂美意還知否。急迫須憂萬事忙。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略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修郡學。總言承譽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道源名濟影人天。聖中進士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歷官殿中丞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至池州。一日起盟沐索筆爲春草詩。舉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殮時衣空索。附屍解後數年有黃衣人持清香。抵滁家人啓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爲泰山主事。

王梅溪詩

樂清之東。地名左原。中有古井。深數丈。時冬旱水枯。井僅盈掬。有女子數人提甕而汲。纒絕甕墮。俄有男子。銳然解衣。入井取之。既而石陷。聲震山谷。井深石重。咸謂壓者必齏粉矣。越三日。事聞於邑。

尉。周以職事來。環井而視。惻然嗟悼。命役夫具舂鏹。扶石取骸。將以葬焉。自旦逮午。猶未及尸。俄而役者驚相告曰。井底有聲。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不死。須吾以生。於是捐資募出之。衆力爭奮。頭顱稍露。而語可辨矣。土石撼動。勢將復壓。救者驚潰。周乃整衣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墮。益以緡錢啗役夫。俾蹈死以救。時尙未飯。吏以進。郤之曰。必活人而後食。日沒井昏。繼之以燭。用長綆繫衾。挽而出。觀者數百人。譁呼震動。嗟異之。梅溪目擊其事。作詩一篇以紀。周名郤。字嘉成。婺州永康人。

君不見溫公年方髫髻時。奮然擊甕活小兒。至今遺事在圖畫。活人手段良可奇。又不見耿恭昔年困疏勒。孤城鑿井踰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頃枯泉飛爲液。樂清有地名左原。地幽井古知幾年。一朝陷溺誰氏子。萬石壓腦沈黃泉。路隔幽冥生望絕。三宿沈魂豈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遣仁人爲之出。彩旆來臨驅五丁。快石求屍俄有聲。頭顱半露語未辯。人疑鬼物相視驚。拯溺辛勤功未果。土圮石欹紛欲墮。爭言陷者不復生。救者徒遭頽壓禍。梅仙惻然臨井旁。焚香再拜祈彼蒼。散金募衆蹈死救。手植板幹加隄防。土石相銜危不倒。蘆粉餘生僅能保。須臾奪命鬼窟中。萬口譁呼喜填道。翕然輿論咸奇公。異事行將達帝聰。感物誠居耿恭上。活人手與溫公同。况公才學俱超絕。吏隱那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飛鸚章。蒞事詳明已廉潔。鮪生桑梓居此間。具書目見非妄傳。太史採詩儻見取。願付銀筆書青編。將見大書特書屢書不止此。史筆芬香此其始。

桂下十二子詩

竹子修。井子深。梅子先。桂子蒼。蘭子芳。昌陽子仙。黃子嘉。丁子素。柳子春。
槐子夏。菊子秀。黃子野。

有詠史詩一百六首。君自伏羲至周世宗。臣自由余至徐有功。

象棋詩

小藝無難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戲。妙不出局外。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連營裏中權。四壁設堅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變態。先登如挑敵。分布如備塞。盡銳賈吾勇。持重伺彼怠。或遲如圍莒。或速如入蔡。遠砲勿虛發。冗卒要精汰。負非繇寡少。勝豈繫強大。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汲黯在。獻俘將策勛。得雋衆稱快。我欲築壇場。孰可建旗蓋。葉侯天機深。臨陣識向背。縱未及國手。其高亦可對。狙捷敢饒先。諱輸每索再。寧爲握節死。安肯屈膝拜。有時橫槊吟。句法尤雄邁。愚慮僅一得。君才迺十倍。霸圖務并弱。兵志貴攻昧。雖然屢尅獲。詎可自侈快。呂蒙能馘羽。衛瑾足縛艾。南師未宜輕。夜半防斫寨。

劉後村詩

後村詩。目萇弘至劉蕡爲十臣。尹伯奇至唐寧王爲十子。伯夷至司空圖爲十節。許由至汾子釣者爲十隱。荀卿至王通爲十儒。孟之反至劉琨爲十勇。廣成子至孫思邈爲十僊。瞿曇至誌公爲十釋。衛姜至廬江小吏妻爲十婦。召南媵至綠珠爲十妾。毛遂至周戴爲十豪。鬼谷子至蒯通爲十辯。墨翟至李衛公爲十智。韓起至桑維翰爲十貪。尹氏至馮道爲十儉。巷伯至張承業爲十嬖。神農至韓伯休爲十醫。巫咸至袁天綱爲十卜。項它至阿買爲十樵。漆室女至靈照爲十女。各五言四句。寄意而已。其臚列未當也。

謝方石悼詩

註云甲寅亡去詩一册追念不已因成四韻

畦篔分明奈爾何。鶴聲一一已無多。朱絃自愛齊門瑟。白雪誰酬邶上歌。好事定應供覆缶。苦心甯復念填波。也知不是豐城劍。敢望神靈有護呵。先生口吃。自爲詩云。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亦堪驚。可應黑白令難辨。天遣模糊過此生。

項廟詩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差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俗傳有云。仗劍爲何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平分天下猶嫌少。一紙金錢值幾文。雖非韻。亦自好。嘗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氣概。一下船。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至今一番英雄業已做過。業爲逃虜。氣竭力盡。勿論自家差見人。江東子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真是可笑。惟王介甫獨窺其深。

完顏亮入寇。至和州。於項王廟乞環瑊。卜渡江不吉。大怒。欲焚廟。俄大蛇出屋梁。後林中鼓噪。若數千兵至。亮驚而遁。

白櫻桃詩

櫻桃有白者。韋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水精簾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

香入雲詩

高子章。蘭谿人。能文章。晚年謂其友杜端父曰。吾先世封樹之地。兩桂常庭。屹若古君子。對之則往昔之典刑儼然。吾取蘇文忠公何氏讀書堂語。扁曰香入雲。子其爲吾賦之。端父隨占近體云。緣曾分月種。故發入雲香。子章曰。似矣。請更散語。端父再屬長篇云。山籠有庭存古意。不種凡花惟種桂。苦封薜剝迸鱗皴。雪勁霜頑聳蒼翠。栽培豈解一日成。愛惜至今尤不易。來人不必問典刑。對此儼然前輩是。樹前翁仲不可求。樹下子孫能幾世。子孫立竹滿庭除。前人於此見心事。近年喬木幾家存。是中山整何陰翳。前人種樹愛讀書。種時已喻書中義。後人讀書念前人。對樹類能歌蔽芾。八月九月秋風高。金丹變化乘飄飄。朝元願祖歸寒殿。仙香直入於雲霄。老兔癡蟾開鼻孔。奏徹虛皇應得寵。虛皇錫寶萬瓊瑤。賞君愛護月中種。

雙頭蘭詩

金似孫。植蘭於庭。自號蘭庭。其蘭忽開花雙頭。吳應奉爲之賦詩。金和云。手植盆蘭香滿庭。閒來趣味獨幽深。敢誇雙蕩鍾奇氣。祇恨孤根出晚林。長倩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謾縈心。援琴欲和春風曲。却對騷魂費苦吟。西京雜記長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金男女各二故其詩云然

瑞榴詩

嘉靖二十二年。瑞峯陸太學庭中盆榴。重樓並蒂。同郡太史程文德詩云。何處盆榴有異花。銀臺仙吏陸君家。已知多子非凡種。今見丹心更瑞葩。並蒂紅蓮慚豔態。重輪赤日擁青霞。知君世德原忠孝。留福層層正未涯。餘姚都督僉事。孫堪。詩云。炎夏繁朱英。柔枝驪無力。烈烈嬰秋風。昭昭露衷赤。

竹生室中

括蒼王叔誠。爲倪山長家館賓。其齋室中生筍一莖。叔誠奇之。愛護勿折。長逾尋丈。幹葉猗猗。有拔俗離羣之意。叔誠因賦詩云。書齋壁左生孤竹。似與騷人伴幽獨。高節不承雨露恩。此身已免牛羊牧。色侵書帙長猗猗。歲寒相守仍相知。吁嗟竹壽不可期。後人見詩當愛之。童良仲亦有詩云。筍穿苔砌到書房。愛護成竿過壁長。秀色不須承雨露。高標應解避風霜。瀟湘自此渾無夢。枕簟相親倍覺涼。護對短檠憐瘦影。涓川千畝亦俱荒。豹峯陳叔仁構軒居林石間。亦有竹倚壁而出。中而不偏。正當客位。因號其軒曰賓竹。

石碑詩

趙灼題霍山詩曰。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蘿勢入天。未必展來空似翅。不妨開去也成蓮。月將河漢隨巖轉。僧與龍蛇共窟眠。直是蕘工須擱筆。更無名畫可留傳。得意甚。有老人自山而下。覽詩微哂。灼甚不平。揖問何從來。曰某學道人。初無定跡。即昨宿處。亦忘之矣。因叩屋上詩何如。曰氣象頗佳。

惜無遠韻。俄別去。尾之至英山有石碑。老人題其陰曰。百尺巖頭佛閣前。淡雲疏葉思攸然。岸邊酌酒和清露。石上題詩惹翠烟。猿鶴泉聲千澗合。芙蓉秋色萬山連。清風似欲吹人起。去逐騎鯨汗漫仙。忽不見。始知爲異人也。

伯言應制

劉伯言。新淦人。洪武初。宋潛溪以詩文薦之。應制賦鍾山曉寒詩。有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之句。稱旨。授官辭歸。賜金帛。同時章德顯亦工詩。至京重陽詩云。人在金臺即天上。更於何處去登高。人多稱之。

詭譎秀才

吳徹。字文通。崇仁人。雅善吟詠。家貧落魄。好奇節。元末天下亂。爲僞漢陳友諒所得。置諸親密。友諒僭號。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師之位。友諒呼以先生。歲壬寅。友諒攻圍豫章。高皇親率舟師討之。遇於鄱湖。友諒遣徹。間行覘我。有縛以獻者。高皇素聞徹名。釋其縛。問曰。聞汝能吟詠。試爲我題天閑百馬圖。徹應聲上詩曰。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蓋徹雖爲友諒所遣。及仰瞻天表。卽知天命有歸。故爲是言。高皇不忍殺。又度其不爲我用。欲間疏其君臣。乃刺詭譎秀才四字於徹面。遣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爲我賓師者乎。徹遂棹小舟。不告於衆而行。後友諒敗死。其次子理奔還武昌。高皇忿其城久不下。將屠之。忽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者。召入曰。汝安得尙在此。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詩。徹復進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高皇會其意。卽下令還建康。命諸將守之。初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乃寢。未幾。高皇再行武昌。始下。比登極屢下詔物色之。竟不出。永樂間忽歸田。面色整然。復出遊搢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聖祖。有增所不及者。

賦詩言志

劉伯川。泰和人。家富而輕財。年四十。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於其親閭。並滅後一切遣去。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椽。僅蔽風雨。旦暮餽粥而已。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卽景一首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入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少師。生於袁州治南之鳳臺山。蓋元至正末。其考名子將者。攜家避亂而生公。公嘗送袁守詩曰。老夫猶記鳳臺生。至嘉靖中。尙有別業存焉。

少師第幾代孫寅秋。歷官內外。當神宗中年。前星未耀。言路正塞。輯文貞四朝御札長短叶楮。彙封以進。因規時政不報。寅秋字義臣。號飛瀑。有才略。以憲長征播。歿軍中。贈太僕卿。蔭一子。

野叟詩

楊文懿公守陳。其先未有仕者。至公與弟守陟守隨。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縣南鏡川。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深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烟波緩棹聽絃歌。公歎賞不已。謂叟曰。君詩誠吾家傳也。珍藏貽後。欲飲食厚餽之。固辭而去。

詩句

呂紫微詩云。春盡茅簷低暮燕。日高田水故飛鷗。其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杯中落。種樹留春住。編茅待雨過。

僧靈準詩云。晴看漢水廣。秋覺峴山高。

朱震字震之。安吉人。少好學。爲晦庵先生所賞。恬澹不仕。燈夕。里人招之不往。謝以詩曰。賴有半牕知我月。已多一點讀書燈。

張之翰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藏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陰。人呼爲張鏡燈。

溫州永嘉縣民。朱良觀良直。信婦言。爭財而訟。時何文淵爲太守。知其故。以天倫大義勸諭。判辭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序分之句。其人感泣。退修親睦。

余入楚。從馬行沙中。沒踝。跡深數寸。輿人曰。馬坎兒。又武陵谿中架魚梁。以其網遲捷。因水緩急。甚有製。余友溫允文深喜之。賦詩曰。沙晴銷馬坎。水激鬪魚梁。真妙句。亦乃唐選。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王右丞詩也。允文用爲門聯。余曰。子出門纔得幾步。乃用此。惟永樂中祭庸戎士也。年二十餘。於萬全獨洲洋。爲賊所俘。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髮爲浮屠。久之。乘間泣言母老在堂。僧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尙無恙。而庸已七十餘矣。

祝融口號

祝融峯。有道者。口號云。大道應修及早修。世間萬事總虛舟。勸君莫戀黃堂印。歸到青山免白頭。似爲本處太守來遊而諷之者。

遇李全詩

羅一峯之謫。雖由李文達。實學士陳文主之。文死山陰。薛御史綱以詩挽之。有九原若遇南洋李之句。

今錄其全文於後。學士先生早蓋棺。雍歌聲裏路人憐。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

大明易覽

天順四年。五月丙子朔壬午。江西萬安縣民羅學淵。錄詩歌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以進。中有詠
虱。嘲醜婦。及阿諛當道。詞多謬妄。上覽之怒。出其詩。命法司錦衣衛。會諸大臣廷鞫。坐造妖言律斬。命禁錮之。

中興詩

一名公謁 顯陵詩云。聖主中興陋漢光。詩家用語跌宕。自不甚拘。雖然漢光何可陋。惟我 太祖遠過漢高。陋之或可。然要非 太祖之心。世宗入繼大統。斷續之間。能革弊政。則謂曰中興。非少康光武不足當。臣子諛語。那可承襲入大家作手。

走馬燈詩

余與董伯念分詠走馬燈。董正雄盛。余結句曰。炎炎誰稅駕。蠟盡是歸程。伯念捏紙聳然。黃平倩。亦有詩云。團團遊了又來游。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却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更快。一云。平倩詩見楊用修集。未及考也。

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敘事誌銘。國朝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

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准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月君中贈內詩。中一聯云。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金剛般若經。即此堪借隱者矣。蚤有探籠釣磯二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

詩讖

彭敦字敷五。吉水人。天順甲申狀元。有才氣。穎敏善屬文。在翰林。稍收斂。過於刻厲。作詩時遇譏諷。狀元張昇歸省。餞以詩云。何用有才如董賈。不愁無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爲教挽詞。未幾卒。年四十二。人以爲讖云。

華空塵

華煞章丘人。以繪事妙天下。每落筆輒題詠其上云。空塵詩畫。故邑人稱曰。華空塵云。兼工詩。其佳句云。秋老留紅葉。風來轉綠蘋。雨霽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鑪頭留宿火。花徑鎖秋雲。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清。評者謂有庾鮑之致云。

集杜詩

自古名臣才士困阨者。外讀杜詩。且集句遣悶。如洪忠宣困松漠。謫嶺表。文丞相囚燕中。皆沈酣於此。若與飲食俱。蓋悲壯感慨。卽景會心。真是窮中好友。卽此便非諸家可及。

夏忠靖詩

夏忠靖公會宿我湖慈感寺。有貝葉曉翻龍側耳。珠光夜吐蚌傾心之句。又登道場山。有泉迸石梁存虎跡。峯名金蓋擁螺鬘之句。俱切實可誦。公之父名時敏。洪武癸丑。以布衣召。有才學俱優之褒。授本

縣教諭。

處士和韻

顧榮。吳人。晉名臣也。今吳人亦有顧榮。字大顯。以處士稱。能讀書。教授里中。有兩尊宿。人無敢抗。榮與接。一日爲百韻詩。馳云。立索和。困之。榮不視。令門人唱韻。倚席趣成。還報。詞又瞻美。兩人大驚。有惡少酬酒。格傷之。默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呼與揖。或曰。巽且過矣。榮曰。向彼爲酒使耳。卽求以報。不讎酒乎。儉朴惜福。鄉人愛重之。孫雲鳳。進士。守京兆有名。今駐常熟之顧墩。

國賢詩

邵二泉有國賢詩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辭極悲愴。陸儼山深與修撰。何粹夫瑋盛希道端明謁文正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不能已。儼山以詩哭之。末二句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邵陸皆賢。雖門人決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則西涯之爲人可知。未可輕議也。

作詩送券

江西趙尙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一日常作詩及券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楔事今非晉。桃洞仙人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春。尙書慚。歸其券。

王翰士

王翰。松江人。兇暴淫虐以死。滌其宮久矣。後鄉人錢溥學士遠里修宅第。用丁夫築基。有老人趨事甚勤。慰之曰。負且勤。士甚美。何自來耶。老人釋負對曰。箇便是王翰士。錢且愧且駭。遣老人使去。某

公因卽其語。爲樂府以諷焉。

錢學士。瀛洲人。玉堂金馬當青春。歸來故鄉廣田宅。築室役使官家民。不問老與少。荷春負鍾來。鄉鄰老父負土殊殷勤。學士慰勞方逡巡。對言此乃王翰士。學士流汗靡而噴。君不見翰之惡。通於天。翰之死。何足憐。詎知富貴不可逞。覆車之戒猶昭然。學士讀書破萬卷。底事老父之言是殷鑒。

雞伏雌

山中田家有雞伏雌無脚。鼓翼而飛。蓋晨牝也。范平仲有詩云。羣雞唱罷山月落。一雞撻冠却無脚。膈膈轉轉雌聲。乃與雄雞相對鳴。有翎飛不高。無足胡能行。徒爲牝晨禍門庭。羽毛之孽何由生。氣淫運乖非祥禎。德輝之鳥翔千仞。安肯下食與爾相喧爭。

猛虎行

壬子夏六月。有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餓虎三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臯爲賦猛虎行。

邊城猛虎日蹲踞。厲爪磨牙過豺獮。不能噬虜偏噬馬。餓鼻突起誰爲虞。昔年敗北昆陽戰。今見穹廡益股扑。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蹂踐。擇肉能飛似暴秦。考精解學九方壘。一吞數十未屬厭。咆哮猶睨道旁人。何不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錦千羣還塞樾。降人驅馬能幾何。充爾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太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逞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

小國引道神

廣東有道士。年九十九。狀貌奇古。目先射人。自言來自交趾。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於金仙水石上。養一雞。大如倒掛子。日置枕邊。啼卽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

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使出戲衣褶。常以詩自娛。詩云。流動乾坤影。花落雨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汗禪牀。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季方小西湖

岳季方。以閣臣。出爲興化太守。城中有水。自西來。堰而匯之。立石爲記。題小西湖三字。適勁有韻。媚曹石者。因騰謗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無他。僅得致仕。公薨。儿上一紙飛下。中有一絕句云。年來爲戀小西湖。塵世飄飄一幻軀。日下雲生扶拄杖。天邊露滴掛冰壺。宛然手筆。其子亟入公舊書室。見硯有墨汁。筆潤如新。

石東夢思

葉天裕。字順父。號石東。洞庭山人。工詩。有警句。年三十餘。娶妻於吳江。遂家焉。萬歷初。有故人官於湖湘。往訪之。去三年不返。或傳初去。卒於丹陽道中。縣令知其詩人。買棺飲之。其子扶柩。令復資之以歸。及啓視。髮黑不類。姑葬於所居之旁。復有傳葉題詩於太白樓。歲月識甲戌云。徐魯庵先生。有詩云。湖海萍蹤任所之。杳然長去失歸期。詩瓢零落今安在。旅榻虛無汝自知。遠宦故人曾遇否。留家稚子但傳疑。游魂只道鄉關近。頻向清宵入夢思。

四喜添字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隆慶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館選者。吾師山陰王對南師相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爲喜。當添二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尙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莫說。是教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壬辰科。閩。翁青陽

正春。以教官登第。賜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館黃平倩獻曰。四喜七言猶未了當。當於後再添三字。衆問之曰。第一句添曰帶珠子。二曰舊可兒。三曰選駙馬。四曰中狀元。翁聞亦解頤。

謔詩

郁勳弱冠爲華容令。素戲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總上司。忙裏無心吞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

吳明卿二子皆肥而癯。又皆饒才致。喜譚謔。常往謁汪伯玉。辭歸索贈言。汪知其好談諧也。乃口占云。秦伯由來有後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雙肥水投。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填深巷。獨立還堪塞大門。其弟自謂稍清於兄。乃啓汪云。小姪不似家兄大胖。老伯何不少分別。汪卽應聲云。我正無結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懸知曷那無君分。不必爭長踏脚跟。

秋蟾詩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瑟書畫。靡不所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與客同賦詩。吊秦不華。未就。秋蟾出一律曰。江頭沙磧正膠舟。江上人懷百戰憂。力屈呆卿生罵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洶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若使臨危圖苟免。讀書端爲丈夫羞。時戴與方谷珍婚。張士誠。遣能詩妓女十餘來覘。谷珍送至戴。與秋蟾角藝。無所軒輊。及其行也。秋蟾又製一新詞。被之管絃送之。凡十章。張妓大服。後戴將敗。婦女皆淫泆。爲桑間之音。一日忽童謠曰。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箇大姑。摘箇小姑。已洪武末年。戴之家。籍沒。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識云。

丐詩

詩明者樂安人。李姓名興生。年六十七。患風痺。籬籬。口箝眼喎手攣。欲食。則仆臥於地。乃能下咽。欲

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董侍御時望。未第。時在鄉會中。丐適至。僉命獻董詩。丐首肯。須臾就。中云。鵬鵠直冲霄漢遠。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爲霖手。莫遣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使養於官。辭以老母在。遂爲述其事。時望。成化甲辰進士。孝友廉潔。有雪峯稿。

怪詩

宋時渝川謝諤。胡昱。讀書於峽江之頂。山寺夜坐。窗外有聲。破紙隙窺之。霜月皎然。小木橋。有一物如黑獼猴。蹲其上。須臾又一物。如枯槎。長二三尺。與對蹲。俄而遂巡起。黑者先吟曰。風定長林靜。雲深片月沈。誦之數過。白者續曰。寒霜打枯骨。夜咏燭髓吟。互相稱賞。忽寺犬自竇突出。且吠且逐。俱逃而去。

宣德間。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吟。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鸞鳳一去無消息。獨坐空階五百年。其二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卽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漸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

誕妄

姚嗣宗。題崆峒山寺。與張元雪詩。宋人以爲奇而誇之。姚曾入希文幕府。亦一無表見。此等事。皆庸流不得志者。作誕妄語。欺人。可唾。原不足稱詩。或者乃以此等人爲豪傑可用。善乎袁盎之言曰。夫吳安得豪傑而用之。使吳有豪傑之士。則勸王不反矣。

賦

賦之名色最多。乃楊夔著湯賦以戒田頴。則又可笑矣。頴事楊行密謀叛。而頗好文士。故夔依之。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楊再思。亦此意也。

六合賦已自可笑。至黃潛有太極賦。甚於六合矣。又有乾坤篇。雖非賦體。乃亦賦之意。其餘東西南北之題。又紛紛不可紀也。

遊客酬縑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於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魂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匹。全忠自言夢前淮陰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又張齊賢記云。梁祖讀至此。令軍士諷誦之。敕一字酬一縑。不責前事。

書家之祖

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卽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然三國志載其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諸賢。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曼卿大書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焦澹園。移書問之。覓宮牆。已亡之久矣。必有沈淪處。再當加意。

草書第一

張士遜。生百日始啼。旣拜相致仕。仁宗遣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中帖中

時時有之。

僞趙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僞作趙書。猝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一日盡粥。人多傷之。

書法論

李善長之父誠憇庵。善大書。撰書法論。

扇上山水

蕭賁。齊文宣王。子良之孫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有西京雜記六十卷。

幸蜀圖

宣和中求畫甚急。而明皇幸蜀圖。以名不佳。故不敢進。徽宗微聞之。心動。曰此天也。果有北轅之禍。終不能逃。

村梅

蕭州有大梅樹。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楊補之日臨畫。大得其趣。以進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敕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張其梅。蜂蝶競集。驚怪。

求之。補之業已物故。

毛理淺深

牛虎鼠畫毛。馬不畫毛。沈存中謂鼠小可畫毛。馬大則否。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余謂虎之威。在聳身振毛。牛大鼠小。毛皆可畫。馬在神駿騶黃牝牡之外。只著色不著毛。此古人微意。

元章來去

米元章少名黻。其印文曰火正後身之印。生於皇祐之辛卯。卒於大觀之庚寅。出守淮陽軍。將歿。預告郡吏以期日。卽具棺槨。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去亦然。昇歸。葬丹徒五舟山之原。增吳激爲金翰林直學士。有文才。

墨梅

趙文敏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杭州有瑪瑙寺。或戲以爲對。遂棄此不用。而梅亦少畫。此可與滾馬之說相表裏。

常國寶

世廟末。以書學校士。入穀者餽於官。金陵人常國寶爲首。久之以印局大使。爲府照磨縣丞。數平巨盜有功。致仕歸。色養三十年。向學。刻苦自勵。能詩歌。恬澹。超然物表。亦奇士也。

逸致

蔡一槐字景明。晉江人。僉楚臬。黃有蘇子瞻祠。鄉貴人請以爲居室。不許。貴人他請得之。一槐過賓。

則貴人室已成。必復之。毀而重建。乃已。尋遷東粵參議。坐前搆失官。有逸致。愛法書名畫。善小楷行草。作墨蘭石竹。具有意態。琴奕寄意。對客奕。至忘日夜。拳石片硯。古董小物。玩弄移時。不知饑飽。一草一花。靜觀獨會。罷官後。遨遊江湖間十餘年。敝履布衣。莫識誰何也。年八十餘卒。

似王韋

陳勳字元凱。閩縣人。魁庚子辛丑鄉會榜。歷文學博士戶部郎。謝病歸。終日扃門却掃。嘗一至烏石山。聞客聲卽走。談佳山水心輒動。畏客輒不往。其友董見龍。嘲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瓊堵爲天地。卽日月山川皆爲空設矣。大笑。不爲意。指庭間花石瓦水盆。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其爲趣如此。多材善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戶。日楷楷筆研問。有以自遺。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爲近語。詩入唐人室。字與畫皆精妙。人寶貴之。見龍評曰。讀其所作。如入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於舳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失尺寸。酌於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爲人。又曰。元凱盛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嘿坐寄懷。清遠似韋蘇州。然右丞有輞川差足樂。元凱貧。無一林亭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猶爲不遭。然其出處語嘿。蕭然韻致。則二子莫之先也。

寶謨

近見嘉興一刻。謂宋有寶謨閣直學士。閣中所貯。乃熙甯元豐實錄。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爲寶謨。則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爲士大夫立黨。其說甚佳。攷宋朝諸帝。多優文事。兼長書畫。每易一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爲名。各置直學士。寶謨爲神宗而立。非爲新法。亦非爲實錄也。至徽宗乃立書學畫學博士。書則米元章。畫之流傳甚多。佳者識以御寶。風徽宗筆也。

鷹馬

余鎮中有御書閣。相傳爲宋高宗南渡過此。留徽宗畫鷹一幅而去。又趙松雪有滾馬圖一卷。僧世守之。袁胥臺。成我湖。宿其處。題曰御書閣。下鷹還在。名義菴中馬尚存。名義一曰法華。卽御書所剏處也。今菴閣如故。而一物失之已久。且胥臺見時。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蓋小沙彌竊出。歸董氏質庫中。僅得銀二兩。事覺。僧往贖不可得。訴於太宗伯潯陽公。公厚贈留之。然非所甚好。爲蒼頭持去。不知歸何處。乃孫青芝祠部。問於祖不應。細訪求。絕無蹤跡。蓋妙畫通靈。必鬼神所寶。化去久矣。

梅蛇

鎮西北可十五里。曰梅林。中有大梅樹一株。可設三十筵。宋高宗過潯。譙其下。因稱曰上林。方到菴。有一巨蛇。衝水昂首而至。衆魚尾之。日夕爲常。若有意者。高宗舉筆題其首。作小畫。泣下懷之而去。至鎮南五里古寺中宿焉。今有康王橋。橋之西爲康王寺。廢已久矣。一老儒每言鎮之大橋下。常有巨蛇。橫亘如木。舟礙不得行。又居人數逢於路。兩眼如燈火。見頂上有康王二字。又或蟠於店樓上。第不傷人。人旣數見。亦不爲異。蓋其時人煙尙稀。最初高宗過之。乃一荒落。見草菴景致。不覺留連。今聚且萬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幼者不及聞。雖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矣。何所不有。姑記之。亦鎮上一件志怪典故也。

好譚

王弇州不善書。好譚書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聰明人說話。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豈獨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說一倡。於是不善畫者好譚畫。不善詩文者好譚詩文。極於禪玄。莫不皆然。而袁中郎不善飲。好譚飲。著有觴政一篇。補所未足。嘗見某公文集。門門皆有議論。皆有著作。亦是此意此法。要之可傳者。別自有在。決不以兼通並曉。推而冠之九流。

百家之上也。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玄宰於書畫。稱一時獨步矣。然對人絕不齒及。戊戌分獻文廟。齋宿。余問曰。兄書法妙天下。於國朝當入何品。曰未易言也。再問曰。兄自負當出祝枝山上。且薄文徵仲不居耶。玄宰曰。是何言。吾輩浪得名耳。枝山尙矣。文亦何可輕比。因舉筆寫十餘文字曰。着意寫此。曾得徵仲一筆一畫否。看來此句。是真心話。余常言文書勝董。觀此益信。又黃昭素嘗曰。假如各經呢。佛遇佛。方解得講得。雲棲和尚曰。它鄉人說鄉語。只是自家曉得。佛圖澄。聽鈴音。與麻襦問答。豈容它人插入片語耶。

元定推演

紹興辛巳。蔡元定。在顯慶堂。推演後世子孫休咎。賦云。顯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業家還在。五世因貪人產除。續俗流風六七代。繼興遺跡八九渠。數終輪奐猶有代。鄉史尹仁爲吹噓。厥後子沉集書經傳註。盛行于世。而孫模杭輩相繼表揚。曾孫希仁以貪酷籍沒。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囑求棲身之地。叩其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陽。訪蔡氏子孫。得其所傳家譜閱之。見西山推演後世之詩中。預有姓名。不覺悚然。卽捐俸爲建傳心堂。蓋其賦毫不爽云。晉江蔡松莊先生云。周子出。則生一邵子知數學。朱子出。則生一季通知數學。其揆一也。

興復舊窩

洛邑水南。兩農相開。訟于府。言耕時。有石一方出田中。其一云。已耕田而得之。一人云。出自己田中。紛紜未已。守郡者昇其石于府。視之。有文曰。大明景泰己亥。知府事者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博古者辨其地。知其爲康節也。往視之。盡爲禾黍。遂於其處闢地。建祠一區。復上書巡撫。大興殿宇。殆至百楹。

太乙數

我湖甘泉先生吳琬。精皇極太乙之學。人有就學者。多不能盡。惟何天衢盡得其術。自知咎徵死兆。何湖廣營道人。字道亨。官瀟藩臬。長平湯毛九之亂。陞工部侍郎。

石蟹

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於數里外。後所居嶺下。忽有泉。濬之極清冽。名曰感應泉。亂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於江曰。余至五嶺。不覩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耶。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矣。未幾泉忽涸。疑之。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可見。次日。果拜赦命。楊龜山輓詩有泉甘不出戶客至豈無神之句。

龍駒

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于滿月山。嘗言其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之媾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晦翁聞之。遜不自居。謹視芻秣。後牧於山林。竟失所在。

蛙鳴

錢恭惠王鑑明州。浚治前清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之庫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鳴。夷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掄魁。有驗。

寶山

平江伯陳瑄。以四十萬衆。修海塘八百里。於嘉定東南。築土高三十丈。爲海舟表識。文皇賜名曰寶山。

。親爲碑文。先是居民每望其地有山影。至是乃成。若有神兆之。

巨儒之象

宣德癸丑。温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謂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子必當之。周果及第第一。

胸庵

劉文靖官修撰時。有薦爲督學者。文靖筮之。得咸之九五爻。其胸無悔。公曰。此周公教我也。自號曰胸庵。今人皆誤書爲晦庵。如祖述字士稚。今俱誤曰士雅。如此類甚多。

甲乙之科

章楓山先生。居白露山下。好獎接後進。和易不事邊幅。每對諸生云。甲子以後。天下必多事。乙丑。孝皇賓天。果有劉瑾擅權之禍。豈心靈豫識。抑別有術數致之耶。

禱兆

劉五清瑞。成郡人。以檢討忤逆瑾告歸。時江水險惡。奉母僑居澧州。有奸人謀害。倡言曰。斯必遁逃人也。奏於司禮監。可立殺。乃密愆一惡少。持奏北上。闔境洶洶。謂禍且叵測。劉亦自分必死。禱於城隍神。兆曰。此蠹賊。庸何傷。印綬自天。在火之年。瑾得奏。快甚。將捏旨來逮。忽眩而止。旣甦。擲去不省。明年寅。鐔反。果肆赦。瑾亦及誅。奏者逸去。奸人迄不敢逞。計其數。庚午六月也。爲作記。著其神。後官至禮部侍郎。

肄器修祀

漳州學。樂器久壞。太守陳洪謨。遣人求泗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歎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朱文公祠。已敝壞。祠後有峯。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爲芝山書院。以事文公。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峯。爲配。又遴選產生數十人。讀書其中。士習丕變。郡父老相傳。文公嘗遣一聯云。十二峯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蓋若有待云。守漳之三年。畚人居海濱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尾於水邊。長七八尺。五采炫煥。衆以爲鳳尾。拾以爲獻。命寘之庫中。略不爲異。後鎮守太監遣人來取。容以火焚。乃得止。

書院燕巢

繁昌縣治。舊俯大江。後有縹緲臺。形勝極佳。天順初。縣內徙。其址爲豪人所占。後奪歸官。又有侵者。萬歷四十年贖出。建同仁書院。凡有名士出。則院中結一燕巢。

閣額

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字矣鮮。有高行。選於易學。督撫交薦。授翰林待詔。不出。額其閣曰優哉郭青螺素相善。聞之曰。來不久矣。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未幾果歿。

謠乩

吳淞江久湮。童謠云。要開吳淞江。須是海龍王。人謂工決難成。後巡撫海忠介。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郡同知黃成樂。推官龍宗武也。其言始驗。是時兩月不雨。工亦易集。殆有天意焉。又江山縣久無城。議立。輒不果。有叩乩者。批曰。江山縣欲成。直待金龍興。後知縣余一龍至。城之。蓋合余之姓名也。

吳江一士夫家扶乩者。有神至。衆未問而笑。乩曰。諸生何笑。對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乩曰。諸生能解謎否。聞且笑曰。我輩能做文章。何況於謎。乩曰。有二字作一謎。與汝猜。詞曰。長十八。短八十。八箇女兒低處立。混沌看來一箇字。四面看來四箇不。衆皆不解。又曰。我輩只會文字。河暇及謎。乩曰。爾說會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蓋爲首一生。近考名數如此。乃大駭服。又曰。費氏以至誠。裏面拜我。蓋主母在內行禮。已先知之。其是衆咸拜問。謎是何字。則樓米二字也。

拆字

郭中丞青螺。與蔡見麓冢宰。同官於浙。是時冢宰爲右方伯。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濟堂。冢宰曰。子爲我拆一字。指堂扁弘字。郭曰。公爲何事。曰。子只拆字。不必問事。郭曰。公意將引去而數未能。公曰。何也。郭曰。弘字左爲弓而無一。是未能引。右爲厶而無土。是未能去。公笑曰。奇哉。郭又曰。非徒如此也。堂扁有濟字。公將開府齊魯。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尙書而後歸土。公曰。是太穿鑿。後其言一一驗。

贈硯錢

盧某號東樓。扶溝人。嘗供鄆城傳役。見分宜舍人橫索郵卒。仰而呼天。異日幸有兒貴。願勿效若人爲也。主者聞而異之。以一硯爲贈曰。此經生所遺。爲若子兆。受之出。遇人操一大錢。狂呼於市曰。蚤登科第。因以相贈。又受之。視其文。喜曰。天所賜也。歸示諸子。且告之故。使各勉焉。一日。有羽衣詣門與語。語竟入。語婦曰。道人來呼我。我行去矣。遂卒。子傅元。萬歷丙戌進士。副使。兄弟五人。皆有官職。

堂上金紫人

建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親疎甚憚之。每坐堂上。無敢過其前。必窺伺不在。方敢入。第十九郎。因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立。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喜爲家慶。未幾。璋以不法。爲邑丞所治。至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徙袁州。家資皆籍沒。劉侍郎岑。買其室居。綠是爲請哀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

蹇太師父子

蹇英太師。忠定公子也。娶馮氏。久未有子。忠定公請楊文貞製詞。禱於神樂觀。齋沐親往。夢有人語以道士寫祈文有誤。視之果然。遂生二子。長曰霖。中書舍人。次曰霑。尙寶丞。英侍忠定。隣有隸卒服某侍郎之役。疽發背。委於途。見而憐之。延劉御醫療之。得不死。遊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僕。亦患背疽。垂斃。延醫士張榮療之而愈。後英患肺疾。甚劇。醫勿效。一夕夢神人告曰。毋憂。吾爲汝增福壽矣。疾果平。

木龜

鄭賜。爲禮部尙書。待漏直廡。夢神人肩一龜遺之。公盛以槃。視之。乃木龜也。覺而語同列曰。吾其不食已。越三日。俟命內庭。日將晡。忽眩瞀不能支。僚吏掖出。登肩輿。至部。喉中有聲轟然。湯藥不下咽。夜二鼓逝矣。

際昌時

楊石齋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

四品世襲廕。

神人紙署

嚴文靖公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曰此以授華亭徐相公。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後華亭諡文貞。解爲正。公諡文靖。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嚴居家宰。同心輔政。神告之矣。

高沈徐先兆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與談。意合。留之。僧言未然事。奇中。高詢以科第名位年壽。皆得其概。並欲問卜葬處。久不敢言。僧令攜榼過藕花居。向一桑柘隙地。坐即偃臥。少時而起。公亦未解何意。後公卒。賜葬。卜穴。正其臥地處也。又沈繼山少遇一星士。推算終身事。歷歷皆驗。江陵奪情上疏。謫電白。病垂死。歎曰。某言皆驗。獨此乃大謬邪。後日榮遇。付之鬼錄矣。少頃算者至。細閱前書曰。已悉。必無他慮。疾果愈。數起至右都。壽七十卒。卒之年。坦坦無恐怖。亦不服藥。蓋術者之言已定。知必不免也。徐文貞少年得一夢。自登探花翰林。謫官復召。漸次大拜。歸田葬處。皆了了。故所處夷險。都不動心。而未年卜葬湖州。亦夢中所兆。不以人言爲勸沮也。

李姬

袁宗臯以興府長史。從世廟入承大統。拜相。賜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偶夢一美姬扶牀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宿。公驚覺。對黃夫人與語異之。繼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宮。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宛然夢中人也。辭之不得。夫人置酒令薦寢。尋得疾卒。

五曲異人

翁東巖以僉都請告。削籍歸。遊武夷。至第五曲。有異人揮手曰。別久矣。記得巖下授受祕語。解公大
 阨乎。今可回頭矣。言已忽不見。東崖恍然趣歸。得疾。卒於清流舟中。又二日。抵家。眉宇欣欣如生。
 蓋公原以本兵召值。庚戌之儼。疾進。以四十日到京。

上猶遲之。將從丁楊之戮。夜臥。夢一仙官。自天冉冉至御榻前。手翁字上拜。上既寤釋然。乃得以
 僉都視三關云。

東崖貴時。門前仆樹自起。卒後。樹即仆。

行通神明

平泉陸公。試南宮時。郡守王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
 公會元報。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後果驗。而公自少至老。數過奇
 險。如頽垣墮木。皆不能傷。每出遊。天日必照。即甚風雨。無不頓霽。至老強健。九十七歲歿。贈太
 子太保。諡文定。

紀夢

陳恭介有年。未卒之先。月餘。嘗自作紀夢云。萬歷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辰。余臥畏天樓之從吾齋。夢
 徘徊一山館中。已而吳灤州敬夫。倪博士章。偕至。余曰。此中儘有佳處。吳曰。適來舟。故在。試共一
 遊。遂相攜入舟中。舟無傍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有頃。轉入山口。峯巒聳拔。山椒一老桂。盤根膠
 枝。下臨清澗。飛花飄灑。芳香襲人。逡巡稍前。遙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與歎賞。倏忽已至。櫂舟而
 登。白石鱗次。涓泉出石間。若微雨新過狀。徐步入舍。明廠軒揭。四無窗几。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
 忽老僕自外來。詣前報曰。館罷矣。余第領之。又回指偉衣冠數人。自舟而陸。若相就者。二友曰。此吾
 輩適來泛舟路也。遂欠伸而寤。惟見窗際月影朦朧而已。念昔嘉靖丙辰。南宮被放。與吳倪同舟東歸。

中間區區聚散。亡論已。卽二友化爲異物。不啻一紀。而頃刻之夢。堪爲惘然。若老僕之言。莫可致詰。豈余病侵。尋預爲捐館兆耶。枕上漫成二調紀之。夫人生霄壤。所白晝明日而爭於善敗之場者。千古一夢也。勝紀乎哉。又爽然自失已。其二調云。山之幽。鬱盤丹桂臨清流。臨清流。花泉溶漾。馥襲蘭舟。箇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窗外寒蟾浮。同遊安在。千古悠悠。人翩翩。竭來攜手穿雲泉。穿雲泉。依稀玉宇。不見神仙。箇中微明胡來前。瞥然孤覺成高眠。成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捐。蓋寄憶秦娥云。明年正月既望。環恭介宅而居者。丙夜聞車馬雜沓聲。竊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聽馬橋而來。上下橋址間。呼聲甚徹。雞再號。始返。呼復如之。輒訝何物官人。迺爾深夜過訪。詰朝走問。則屬烏有。越數日。恭介卒。

夢泉

有僧宗靜。欲於杭州無垢院。立三門。土石無所取。夢神人語之曰。但於巖下取之。得泉而止。且贈以詩。及穴地。果有泉湧。仍得石劍雷斧劍神人詩。有海變桑田因禹力。持竿之者絕踪跡。巖巒拱聳臣鰲形。林木參差碧波色。岌業峯前鋪像教。僧夢中以鐘聲而覺。祇五句耳。又齊雲院僧文思等。念香積所不可無井。因施九輒之力。地凡三易。無一及泉。鬱鬱不樂。忽一夕。夢有告之曰。鑿井徒勞。良爲師苦。泉之通塞。繫吾是主。念師之誠。投師之所。語竟。指西北之隅。覺而駭然驚。恍然若有所得。詰朝設香几。揚梵音。詣所指之地鑿之。僅丈餘。脈絡寢通。益浚之。而寒泉迸冽。井於是而定焉。

判土地

劉崇之兒時。書齋文籍爲鼠嚙。戲判土地云。爾不職。杖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某實不職。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其師以告崇之。遂毀其判。夜又夢老人曰。謝教授救解。有少白金爲謝。次早於書几上得銀一片。後崇之果侍郎。使金。渡黃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早上軍馬數百。有神人

呼曰。明日劉侍郎渡河。見奉憲府指揮。令我擁護。爾等須著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倉皇無措。其舟自風浪中直抵岸。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人操舟而行者。

夢眞

茫湖李封翁。名萬平。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絕三日而寤。云至帝所。伏庭下。遙見殿中紫衣者。麾黃衣人掖以出。道遇羣狙圍之。翁躍馬奮力殺狙。晚至酒肆。主人持簿相視。覽之。即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夢非眞。夢眞。奇事也。翁年八十三卒。子遂尙書。孫材都御史。

索命

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卽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房。入門。有男子臥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告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甯者。卽捕屠眞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贊。皆有記。時正統八年四月。有殞石之異。

夢韓

陸浚川燦。以給事中。奏彈張永嘉。謫官遷永新令。薨榔奸盜。邑以大治。上下多噎娟。意鞅鞅求歸。一日假寐堂中。若有來訊然者。曰君奚如韓子。韓不諱陽山耶。驚起曰。異哉。生平極慕韓。然念不到陽山也。後改其堂曰夢韓。而洞山尹臺爲之記。洞山蓋先生所識拔計偕者。先生遂不復出。榮遇與昌黎有間。而文章氣節。則先後一揆矣。

訪故址

陳鋼。南京人。成化乙酉舉人。知黔陽縣。有惠政。陞長沙通判。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故址。是以來。公喜。掘砌。得故髻。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

傳佛

傅作雨。江陵人。爲史部主事時。朝臣諫江陵奪情者。或鋼以計典。執不可。與夷陵王篆爭之強。因求補外。江陵沒。鄉人株累無遺。公獨皎然。所部嶺北。捕陳鄉盜千餘人。鞫訊僂渠魁。餘盡原之。度人稱曰。傅佛。立祠祀焉。撫贛中丞張岳。與公兄作舟不相中。遷怒公。草彈文。其母聞而驚曰。是非所稱傅佛耶。何可以兄故誣之。事遂已。後數月。不令母知。坐密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墜。碎其案。夜復夢關將軍語之。夷齊不念舊惡。醒而駭汗。急邀公。及他僚言其事。旣悔且歎。公神人所共與。遂更爲知己。薦於朝曰。貞心足耐歲寒。履桑梓獨挺羣杰。懿行可表天日。遭荆棘不累連枝。

登龍門

魏廷用。新建人。父時雍。少遇異人。得丹書。工鍊氣術。里有崇厲。治無有立驗。甯庶人召而問之。陽爲不喻者。庶人怒。囚之。得間亡走。或言之。世宗徵拜太常博士。奉詔蒐天下異書。所至郡國守相。緣上意。致金帛交驩。一無所受。三年謝病歸。恥與諸方士伍。而一意督課廷用。冀以儒成名。因青衿中。嘗叩薊溪神。夢若呼登龍門者。覺而殊自負。後以歲貢授龍門令終。

夢剖腹

蘆柁。夢至東海上。遠望見霄綺雜駁。金根雲霞。照曜上下。海水振盪。遂作滄溟賦。將半。倦睡。夢一人以刀剖腹。抽腸尺五許。瑩潔有紅黃色。沃以水。復內之。遂醒。終篇。

神人送詩

宣德四年。楊昂爲浙江僉事。有賊據百丈山。頻出金衢剽掠。昂夜夢神人送詩云。影入菱花秋月裏。人如枯草洛陽邊。昂喜曰。賊在吾目中矣。明日。進兵圍其山。盡平之。後辭疾歸。正統二年。東西二楊學士薦昂可大任。召見。操鄉音。擢廣東按察使。西楊曰。何爲土音。對曰。某世楚人。奈何效齊語媚時。至廣。多大雪。人咸異之。致仕。年八十六終。

彈擊汪鉉

馮祐山汝弼。工科。時汪鉉爲冢宰。科道交彈。汪猶奏辯不已。馮疏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馮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馮則窗外雞鳴矣。同疏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者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力計。馮疏留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聖意不測。時屠漸山應埃爲翰林侍讀。謂馮曰。昨。聖上置公本於几上。連看數次。怒形於色。急召閣老李序庵。時殺鵝湖宏入。上大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汪不得已疏上。翌日。旨下。汪罷去。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紳。而馮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汪亦尋死。

星鈇

王鈇號蒼野。以進士知常熟縣。有聲。輕兵襲倭。與鄉官參政錢泮俱死之。時嘉靖乙卯五月二十四日。

也。王贈太僕少卿。錢光祿卿。王以正德甲戌四月十四日生。父母各夢有星若鈇者。墜於蒼野。因以名。號曰蒼野。兵出先一日。邑有周解元。夢兵還時。與神主入城。懼以告王。王惡聞而言它。邑人感其誼。留一子占籍。

夢桃

呼良朋。隆萬間名將也。既致政。一夕。夢上帝符召。偕漳南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爛甚。時司馬已卒。曰及桃。吾其逝矣。果庚寅三月卒。司馬名華。號小江。呼號益齋。官都督僉事。

鷹禽入窗

有鄭老人夜得惡夢。占於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己卯。有橫禍。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孫也。是日邀之家。臨水窗中。靜誦蓮華經。適待夷歐內官。使從者放鷹。獵於負郭林野。鷹逐一禽。直入窗內。同噉蓮經上。老人驚。以兩手重按。鷹禽俱死。從者追及。見鷹死。執老人送歐內官所。痛鞭幾殞。追鷹價八兩。乃知橫禍之及。不可逃也。

虎跡龍風

平湖尹。劉漢樓初第時。嘗宿蓋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於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漢樓力強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有定數也。

江夏來

正德年間。華陰學久無舉者。有蕭先生誨生徒。勤甚。一夕。夢有告者。汝何自苦。舉子須江夏來爾。久之。尚不舉。復有黃先生者來任。衆曰。黃屬江夏郡應矣。仍不舉。後有黃瑤先生。以江夏訓導至。衆欣然曰。江夏來矣。果一人發解。嗣後不復乏科云。瑤號逸庵。雍邱人。

夢兆相同

沈慶之。年八十。夢人遺布二匹。曰。吾數盡於此乎。謂八十尺也。果以其年賜死。嘉靖間。參將薛騰霄。夢人贈錦二匹。量之其末微少。亦以七十九卒。古今人夢兆。乃相同如此。

五老人

俞琳初爲行人。嘗使周府。舟次歸德。感疾甚篤。仰天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卽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何。因痛哭失聲。是夕。忽夢五老人鬚眉皓白。語琳曰。爾母壽高。爾壽亦遠。病當尋愈。毋多傷。琳扣姓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旦訪之。則宋太子少保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年皆八十。廟食茲土者。

禍淫

陸中丞瑯。嘉善縣人。子中錫。穎悟絕人。一日。與某生倚門。有美婦過焉。中錫心動。某生愚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以遂桑中驩也。中丞方寢。夢神來訪曰。若子無禮。吾得請於帝矣。若子當魁天下。今且削爲老儒。某生者本無祿。茲將抽其腸。旣寤。召中錫責問之。以實對。語未畢。忽報某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日愚鈍。終日曳白。顧參議中立知其事。嘗語人。謂天道禍淫如此。

衡山君

屠宮諭應竣。乙巳冬。病甚。夢至衡山。揖衡山君而進之。見大屏兩廡間。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起呼諸子曰。我殆將死矣。我宦遊二十年。官不踰五六。二品增紀者。其易歲之兆乎。如期卒。

館賓爵位

梅司馬國楨爲孝廉時。時冢宰王公國光。爲子覓禮經師未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卽托劉延之。後王與公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將恐不得待也。次年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贈尙書。夢中之言始符。梅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大司馬前驅

萬歷中。廣平一時有五大司馬。肥鄉張學顏。邯鄲張國彥。曲周一鶚。廣平王遴。威縣賈待問。賈撫陝西。禦虜還。卒於臨洮。巡按楊在鞏昌。夢兩別駕同入告。請爲制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啓。報二人卒。午而公計至。一儒生驟白母。買公召我。母曰夢也。頃之。又白如初。是夕亦卒。

大士題絹

郭青螺與劉淳寰。同官閩中。爲左右方伯。一夕。劉夢郭汾陽李鄴侯引之同謁觀世音大士。爲郭問功名。大士云。取黃絹一幅來。題其上云。仗鉞終爲夏地遊。長城大解聖人憂。若期八座還京國。豈爲馮

唐渤海留。光祿云。不甚解。大士。復批云。問郭生自知之。次日。光祿語郭。亦莫之曉也。夏地意以爲甯夏。尋督撫貴州。貴州昔屬明玉珍。亦名夏。非至貴州不悟也。後以平播。加右都。則解聖人之憂。官亦至八座矣。然在貴州者十年。得請去。豈非京國難期。龔遂渤海留之驗哉。

夢墨

唐子畏乞夢仙遊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名。年五十四卒。無子。唐自作夢墨亭。祝枝山有記。

還環

唐維城。字邦翰。號兩峯。莆田人。嘉靖乙丑進士。爲青州知府。有惠政。官至都御史卒。見夢於所屬臨胸參政馮子履。以玉環授之曰。贈此爲爾子。寤而舉子。命之曰環。明日復夢來曰。吾爲郡神且滿。舉公自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馮漫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神相對語。神趣之急。馮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神曰。若爾。還我環。從几上取授之。環遂暴卒。馮霍然病已。馮卽禮部尙書琦之父。維城守土時。尙書以童子試見賞。後乃爲立傳云。

鐵杵

於杭陳某。嘗夢兩僧趺坐室旁。自後夜中。時見火光熒熒。正值坐處。陳異之。掘視。得破鐵杵長八尺。厚五六寸。入冶不化。時聞碧霞僧。方募造羅漢。費往施之。鑄成一像。宛如所夢焉。今供寺中。

十八尙書

禮部尙書李長春。五世祖。本南京禮部尙書。爲諸生時。常有所往。其主人延接甚恭。且出酒饌。怪而

詰之。曰。夜夢神語曰。有十八尚書來。故供帳以待公。既始有文名。聞其言。益自負。後行巴山。有雙魚躍入舟中。其一尾帶金縷色。仍即躍出。夜夢神人告曰。君知魚之兆乎。典謨要須再讀。再者兩尚書也。至長春而驗。

薛公劍

蔣雲漢。巴縣人。徐州監倉。夜夢白面大耳冠巾者來見曰。我薛公之神也。贈汝劍。設有他虞。擊之。言已。忽有鬼物擁隨。公如其言。擊之輒仆。既覺莫知所謂。明日舟經濟甯下閘。爲急湍衝覆。見者謂不可救矣。頃之手擊舟底。聲聞於外。人趨救之。舟即自正。

觸舟沉香

萬歷戊戌副總兵鄧子龍。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翫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載屍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裨。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

夢之真幻

孔子夢周公。志也。不言文武。莊生蝴蝶。寓也。不言鯢鵬。今人學爲儒者。必曰夢孔子。學佛者。必曰釋迦大士。學老者。必曰廣成老嘯。真耶幻耶。是乃夢夢耳。

呂翁夢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人

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

夢報

楊雄蜀本紀。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之。後龜殼藏酒庫。長六尺。高崇文截爲帶跨。龜夜見夢曰。無事相屠。一一相報。後崇文誅死。尸二十餘段。如帶之數。此與潘妃毀玉爲釵同。然龜剝於生時。而報仇於朽骨者何。可見發塚棄骨。而得顯禍。固不虛也。

神對

劉珙少時。嘗謁夢于大乾惠應祠。夢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迨登第。除諸王宮教授。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珙答以屬對。時月照窗隙。上曰。可令對斜窗均明月。諸王方思索間。珙遽以曲巷勒回風對。上曰。此神語也。

位不副夢

陳軒字元輿。未第時。夜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其後履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不應杖。遂聽贖。俄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復呼入。亟命行決。卽死於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以自咎也。達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以爲執政。豈法令變更。幽冥中已預知耶。

道人攜手

霍驚。井涇人。爲倉曹掾。其父生日。歸上觴。留其僕張斗于倉。郡大夫詰問斗。倉粟若何。今有幾。斗不能對。予杖。創痛數日死。斗父踰門而詬。汝飲酒藥。而令吾兒代汝死乎。驚恆喪箸。痰驟起。咽如車輪轉。召醫藥之。不受卒。先一夕。夢道人赤肚子攜其手而吟曰。免葬無草。蟻酒無水。一人來叩。絲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歲。爲癸酉。識者寤道人蓋隱語癸酉命絕四字也。

施藥

許叔微。字知可。毘陵人。嘗獲鄉薦。春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叔微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知慧。叔微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試。赴春官。臚舟平望。復夢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思之不寤其意。姑記於牖。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二名不合。陞爲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晚歲取平生已試之方。併記其事實。以爲本事方。(此書頗多神妙。)取本詩詞之例以名之。又擬傷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脈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

農占

暨生。吳人。性鈍不識牛馬。家貧。歲大饑。臥古廟中。奄奄垂絕。忽夢其三世祖父母跪於廟神前。泣訴曰。家世單傳。此子死。血食斬。吾輩皆餒鬼矣。久之。神傳示曰。此子無祿命。緣汝等皆惰農。故天以此報。然農亦良苦。罪不至絕。延之。亦上帝生生之意。却如此人。終難存活。姑授占術。生一子以續。神冉冉升天而去。暨寤。心忽開朗。則吳秦伯廟也。出與人占。無不驗。汝南刺史桓臣範。嘗以入考。道過吳。適得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事。暨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卽忝。仍儉兩貫錢。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又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州府東。奴果儉兩

千而去。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艱於行。有一人解計。計訖。其痛轉劇。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緜氏莊。買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後娶妻。果生一子。

瞽術

毛昇字伯時。御史節弟也。少穎慧。讀書過目不忘。七歲喪明。夢遇異人授以前知之術。玩物聽聲。大類邵子皇極數。近在眉睫。遠雖數千里。決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得喪。若目覩也。占者塗集。日不暇給。餽之則一無所受。聲稱藉甚。撫巡諸臣因以。上聞。永樂間。兩召至京師。凡軍國事有疑。輒問之。無不神驗。上喜甚。欲加顯秩。昇辭曰。臣賦命貧薄。不得祿食。獲守本郡陰陽正術足矣。上益賢之。以老疾。乞還。因命中使護行。宣德間。復召入。寵眷有加。方昇之少也。父母旦夕。期其大成。忽失明。傷之特甚。昇賦一詩以慰父母曰。失却雙瞳未是災。暗中常得好懷開。隔牕聽竹消清晝。扶杖聞鶯步綠苔。儘有好音供醉耳。更無邪色破靈臺。老親何用多傷慨。錦片光陰看過來。灑然自得。一無煩態。非夙世智慧。能超一切前塵妄想。安得若此。此其術之所以通靈。而夢亦甚奇矣。

百壽

大壽字一軸。御史張敷之家藏者。張始祖曰子成。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產遺之。此亦其一。自子成傳六世。至敷。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龜中。得獨完。取而裝潢之。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頡皇創六文。而字書浸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安子。已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章仲定爲六十九種。謝善增損九法。合成百體。繁不已劇邪。庚元威書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鍼垂露。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猴雞犬豕。以及銘

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白。無不備矣。然他書若填蟻脚。猶有所遺。蓋書之作比類。象形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體哉。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爲。考其間時有疎繆。蓋傳摹之本。然大字宏壯若樓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希見。足以登奇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

宰相具慶

唐至玄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與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母壽

趙隱父存約。死李絳之難。隱與兄隲。廬墓十年。闔門誦書。躬耕不仕。後親友敦勉。始應舉。歷官宰相。隲亦至觀察使。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帥百官拜恩於庭。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浚皆有母。遂踵其禮。子光逢光裔光胤皆顯。

永樂中。夏少師原吉。元宵奉母觀燈。上撤御膳以賜。仍賚鈔二百錠。庭臣往賀。

世宗朝。熊太宰汝。唐太宰龍。各有母年九十餘。生日。皆被賜賚。

宮詹孔公恂。大學士李賢之婿。其子彥喆。賢而早世。配王氏。守節表閭。年至百二歲。

三世高壽

世廟朝。崇德隱士周德茂。年百有三歲。子年皆七十餘。孫且五十。扁其堂曰上壽。其曾孫爲給事中。猶及見之。章皇帝宣宗時。韓王護衛朱氏者。父子皆幾伯歲。又皆身見玄孫。詔褒之。復其家。月

賜石米二帛。

大臣壽考

我朝閣臣壽最高者。惟劉洛陽健。年九十四。我浙魏尙書驥。年九十八。蕭山人。胡尙書拱宸。年九十四。淳安人。陳尙書雍。年九十三。餘姚人。皆官南京。皆高壽。皆致仕歸。皆存問。完保名節。先後相望。真盛事可述。我湖茅鹿門坤。孫屏石銓。皆嘉靖戊戌進士。皆憲副。皆九十餘。皆多子。皆過後戊戌數年。近年陸宗伯樹聲。九十七。華亭人。楊太宰巍。九十三。海豐人。畢司徒鏘。九十二。石埭人。方侍郎弘靜。九十五。歙人。

壽而死難

壽高是美事。然儘有老而受禍者。高要人梁致育。字遂初。以明經舉鄉試。爲訓導。六典文衡。志行高潔。致仕家居。與修郡志。天順二年。被流賊掠去。逼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忍害。以竹輿舁之。時年九十六。目瞽。謂舁者曰。至涇口深處。自我。遂投淵而死。嗟乎。篤老盲人。何不先一二年考終。而搆此難耶。子穉。孫瑜。曾孫鏞。皆舉於鄉。有清白聲。

王英字邦傑。益都縣人。性剛果。善騎射。爲莒州千戶。至元中。毛貴兵至。英年九十八。謂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雖不能事戎馬。尙忍食異姓之粟求生耶。自餓死。嗟嗟。命當餓死。乃與高壽。數固不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歐陽公守揚州時所創。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歷歷在簷楹間。與堂平。故名。公政暇。輒往遊。嘯咏竟日而返。及歿後。有右司郎中糜師旦。慶元十一月遊堂中。宛如曩昔所經。獨歎惜。

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適其兄倅京口。卽移柳數十本。屬楊帥趙子固爲補植。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兄弟對語。至戊夜方寢。晨起。師且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婦家姑蘇之黃渡。飲於園亭。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乘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公他日必遠到。至是始悟歐陽官至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句云。萬歷中。我郡吳平山秀來爲守。見堂額。同其號。大喜曰。此爲我也。大加藻飾。復築梅花嶺。增亭館其上。爲一郡勝概。後爲忌者所毀。而平山石刻二大字。攜歸。砌於家園玉皇祠之下。曰。歐陽子有知。必能亮我心也。

仙俠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爲世主者闔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僧克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闔浮提王交政也。

萊公謫雷州。道經我湖。至安吉。有霧山寺僧。異其貌。禮之。留款數日。題其壁而去。

嚴闈黎

王梅溪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王不曉所謂。旣而訪讖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闈黎。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湖間。爲士俗所推重。汝父母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政和壬辰正月。師卒。汝祖一夕夢師至其家。手集衆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師死之月。汝卽受胎。故云。王幼從學鹿巖。人有指其眉垂目藏而斬之者。表文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

吾伯嚴閣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閣黎智慧。縱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爲大善知識。胡爲於滅度之後。現此窮薄困苦之相。王嘗寫字作文。詒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爾不同何耶。嚴閣黎尤工筆札。王頗拙於書。故云。因自嘲曰。嚴閣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予今生。食肉何許迂。因爲之記。

丁友鶴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謨。中鄉貢。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周官南京翰林。以詩訊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王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迺合羊祜房琯之事云。

張明經

張越吾。三輔人。明經待試。中煤毒死。無子。止一女。曰喜姐。字同鄉。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紀其喪。檢閱篋中。裝有珠一封。題曰。備喜姐女妝。李悉識而封之。爲護其喪歸。甫抵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家。言死後得君周旋。今我爲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李異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曰。我得投生人世。在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謁選。當貳某邑。時喜姐計已適君子。當攜之行。經高唐。幸爲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攜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卽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卽呼

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已則李夫婦與喜姐來。兒初持李泣。且謝之。已攜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羅檄召之。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語前生事歷歷。

侵隣居

朱瑄。鄞縣人。弘河中。督漕運。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姦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朱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間之。亦皆曰信。後朱遇人。必以告焉。

薛滿八

薛鳴歧。閩人。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卽鳴歧。少頑曠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爲生。饒機變。射利如準。不十載。累千金。駸以驕奢。妻俞氏。伎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蓄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鬪鬪。母從旁解之。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歧挾利劍。恐喝其父曰。訟我。我卽屠若家。父無如何。則以丙夜焚香。書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夢一道人語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兩。遇強賊薛滿八。盡殺死。沒汝金。今來爲汝子。父醒。書之籍。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久矣。遂罷不復訴。未數日。鳴歧疾作。徧體如刺。號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磔我也。其舅臺山先生方爲諸生。往視。入門。卽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與我死。卽救耳。如此者彌月乃死。俞氏屢舉子。不育。妾遺腹生子。未周歲。亦死。遂絕不嗣。而如岡收其遺賫。歸故居。與妻葉。皆以安樂。

壽考終。

供養報德

咸甯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進士。時終南有高僧淨敖。戒行修潔。始居甯夏甯靜寺。與元大王父璉。友善。嗣後元王父襄陵尹汝楫。至咸甯。而淨敖亦來居終南豐德寺。論交益厚。襄陵子姓。以師事之。敖每言曰。吾受若供養厚。吾當爲犬以報若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夢。見敖入室。已而變虎躍出。驚寤。語其子佑。異之。語甫畢。佑之室生元矣。時漏下乙夜。及明。聞叩門聲。訊之。敖弟子來曰。師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異之。歲當甲戌。其爲犬之驗乎。遂以和尚名之。及長。不茹葷飲酒。弱冠登甲午鄉薦。明年連第。忽忽不樂。無何病大漸。乃言曰。功名誤我。時父佑在都。爲裹巾幘。元攬鏡顧視。笑曰。原一僧也。易形爲孺。今乃裹巾若道士然。本來面目。固如是耶。語畢而逝。

樵陽子

蜀灌縣青城山。有樵子。大足縣人。姓雷。方誕育。有踞而慕於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隨父母往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爲子。凡十餘歲。陳夫婦亦死。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其柴。盡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高厓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已乃遵樵子大樹下。指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陽子。人因以稱云。老人既去。樵陽子徘徊巖谷間。往往聞隔厓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頽然稿木。采藥人遇而怪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轉相語。羣走物色。識爲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尚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景某駕而之山中臨

問。狀所對。斑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發。其腹劃然開。現委蛻焉。髻垂額覆頰。指爪繞身。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祕不傳。有布衲。有鐵冠。樵陽子先自有劍。劍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龜。奉樹蛻築庵。居樵陽子。於是其名。一日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遽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縣之天池山。士庶用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憎墨吏也。問丹何居。樵陽子云。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謂已。而孫弁某。將因緣爲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追捕。毋讓亂事。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朴野。至則箕踞而辭。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撻之。無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特廉其非辜。覆丞牘。身爲白艾中丞穆。是夫童而好修。安所涉人間世。而惑衆爲。事得解。久之。譚中丞希思來。檄所司。卽向所築庵。建大通觀。遣還山。厥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毘陵吳參政。捧表過家。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永慶寺。亦數過錫山龔方伯勉。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湖。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及丐已疾者。麋集。樵陽子不甚答。間露一斑。卽往往奇中。其在山。專餌生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廢便溺。良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書出山後事。未幾辭去。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

三生照水

川中王李趙三生。幼同學。後王官都督僉事。李官方伯。趙則老儒。家貧。讀書不輟。一道士能知輪迴。三人相約往扣。令注水自照。都督見一虎出穴。獵夫睨而彎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則垂齟諸生。鼓樂迎綵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乙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雲南趙州永樂間。雷擊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士。霹靂來尋化作塵。火焰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習未及發。而轉於後一見其奇也。相傳閩戴大賓。少年及第。未幾死。糊歸。父發而視之。瞿然一白鬚翁也。可見老而久煉。則復少容。少而速殞。則見老態。去住總只一人。老少亦何分別。

升座詞辨

員半千之孫俶。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乃李長源之甥也。

遂初老人

王應麟之孫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爲象山教職。調浦江。歸養。累薦不起。自號遂初老人。性介潔。文法三代兩漢。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詩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九歲善詩賦。牧鵝豐宮。見殿宇頽圯。心竊歎之。題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學。爲汪神童詩。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諡文莊。仁厚忠孝。著聞於時。子思溫思齊。孫大猷。皆至大

學士。

雞聲詩

劉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縣人。舊名楚。國初改今名。性仁厚。且穎悟絕人。七歲能賦詩。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爲題。應口成一律。末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力學不倦。遊南昌。有稱十才子者。皆出其下。

蓮池黃花

陳宗。遼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蓮池。忽生黃花一莖。其大如盤。色豔甚。一術者見而異之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能書。五歲善文。號神童。尤長於篆刻。十八成進士。任刑部主事。宜廟奇其才。陞爲尙寶少卿。卒年二十七。遣官諡祭。

韓五泉

韓苑洛先生之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有奇質。少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父蓮峯先生聞故。曰。若是則武王非乎。蓮峯爲福建按察副使。渡江。母子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曰。豈以波濤叵測。父母皆不可離耶。以百餘錢擲於地。命一視卽收。答曰。錢若干。悉如其數。百試不差。皆五歲時事。嘗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與苑洛公二十一同舉進士。二十二同爲部署。二十七同以進諫罷。三十四同起用爲參議。然三十六竟卒。而苑洛爲尙書。五泉孝友過人。詩亦清發。奇士也。又先後同下獄。

士榮議論

苑洛外孫張士榮。南陽人。九歲讀書。皆識其義。年十七。從苑洛於京。問以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國之成憲。今爲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宗制度遠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它日爲吏。皆庠序之士也。苑洛又與僚友贊一大臣。士榮屏後聽之。客去。進曰。所論兒殊未諭。大臣與言官不同。言官遇有缺失。卽當言。大臣審其必見納。方可言。若明知不能行。身徒竄殛取美名。使朝廷添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惟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苑洛奇之。後卒。年僅二十八。苑洛深痛惜之。

染巢鵠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譚城驛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樹巢鵠。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詰。館人皆驚以爲不祥。遂去。佐舉成化戊戌進士。官南戶部尙書。子雲鳳。號虎谷。官僉都。佐廷試時。黃榜填畢。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狀元卷封內。若有二。啓之。則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數如此。

捷對

郭中允希顏。泰和人。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一龜浮水上。長者出對云。龜浮水上分開綠。中允對云。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妻以女。

尹文和公直。少入學堂。嘗穿圓領。塾師眇一目。出對嘲之云。牧童也學穿圓領。應聲對云。瞎子何曾見大衣。衆皆失笑。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聰慧爲郡舉首。邑宰歐陽竦試以對曰。筍出鑽鑽天。應聲曰。葦生釘釘地。郡守元暎以幼。不甚禮之。問曰。小解元讀何書。應曰。詩之相鼠篇。蓋諷之也。守無以難。迨宴

鹿鳴。小妓就之覓詩。卽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舉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陳祐山汝弼之子敏助。少慧。九歲。從祐山鄱陽舟中。祐山指筆架作對云。筆架如山。應聲曰。棋盤似路。又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對曰。程門二弟兄。德義堪尊。未幾卒。祐山平湖人。進士官給事中。彈汪太宰鉞。謫官。詩文清麗。長子敏功。亦舉進士。官布政。

蘇福。湖陽人。一日。惠來人有夙慧。再歲而孤。五歲不言。一日見道上死蛙。曰。出字也。聞者驚異。時有驛丞。遇福拾穗隴上。戲曰。拾穗與神童。應聲曰。折梅逢驛吏。矢口成章。下筆若有神助。率多此類。所著有秋風詞。紈扇行。及賦三十篇。卒年十四。此段一作董地。周一經。貴溪人。六歲。從父入郡。晨旭方昇。顧使屬對曰。東方日出天開眼。應聲曰。西嶽山高地出頭。又王格。京山人。五歲。父讀書蘭若。來省。侍几側。令對曰。春臺四角正。應聲曰。佛殿兩簷高。後皆舉進士。爲顯官。

張展。陝西安定人。穎惠絕倫。二歲。從父官上黨。所過山川道里。靡置。若城郭廡宇園亭。久而不忘。指畫成圖。所問響應不窮。父嘗以句屬對云。晚霞高掛。無煙野火燒空。應聲曰。新月初懸。沒綫銀鈎釣海。平涼趙中丞浚谷。父之受業師也。聞其奇。使侍立而試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時。對曰。九重策獻三千字。又故難之曰。秋雨連綿。簷前如奏九霄音。丁丁當當。驚迴幽閨淑女夢。夢不成。夫戍蕭關。對曰。春雲繚繞。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來來。動起他鄉游子思。思無窮。親留瀚海。以諸生老。子國紳。進士。戶部主事。

公車有名

崑山張玉山廷臣。與吳中英歸有光。俱有名公車。玉山父寬。爲錢塘令。方五歲。署中火。寬公不得。乃自寢。抱印出走矣。有僞檄至。公識之。問何所得。曰。以前檄篆得之。有塾客邀公飲西河。而主具乃一吏。拂衣歸。偵之。則吏以侵藏錢見告。是時甫八歲。後不第死。孫棟進士。都給事少卿。有直聲。文柱舉人。爲同知。稱良吏。

袁氏神童

倭人貢道蘇州。聞袁永之名。延見。唱和累日。贈以奇珍。時年十餘歲。郡中諱傳袁氏有神童。

袁後年二十四發解。次年登第。二甲傳臚。庶吉士張羅峯。嫉諸吉士。請外補習吏事。得刑部主事。改兵部官提學僉事卒。胡端敏深重之。

袁改武選主事。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須臾焚燕盡。與陳侍郎俱下獄。部有巡風主事楊姓者。宜往。公伐之。未及入而火作。公獨承。不及楊。榜掠百餘。謫戍湖州。過潯中。題詩於御書閣壁間。至湖。寓慈感寺。郡守長樂陳口令諸士從受業。拒不受。凡三年。袁冲太子生。赦歸。又十年。薦起爲南兵部。

識難字

嘉靖年間。御史余光。薦開喜縣異童董應嘉。年三歲。未言。四歲始言。一言自能誦千文及大學序。能識千文難字。其父董才。抱以視光。光試之得實。且知俯伏與拜。從容循序。略無嬉懼。奏聞。光江甯縣人。子孟麟。甲戌及第。余官南中識之。年七十九。生子。後竟無嗣也。

書大字

萬歷甲午。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此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馮之。未可知。

丘養浩。晉江人。三歲。父抱謁外氏。他日潛往。家人愕。不知所向。覓得。詰之。答曰。門牆紅坊。折而小巷。知爲外家也。蓋外家巷連學宮。公早慧。卽能辨。一日游戲外氏園中。拾巨珠以奉外祖。祖曰。何不與爾母。答曰實翁家物。安得奉母。

異林記

新輯風慧。數款甚少。惟異林記詳備。今并大年一款。稍訂正。錄於後。然出於玄禪二門者。洗滌又當別論。削去之。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出醫子顓頊十歲。佐少昊。帝王世紀禹年十二爲司空。代絳治水。出傳子蒲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戶子皋子五歲。贊禹。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列女傳周靈王太子晉。八歲。辨服師曠。逸周書魯仲連十二。折田巴於稷下。魯運子甘茂之孫甘羅年十一。爲文信侯。見張唐。使之相燕。羅請躬說趙王。趙因獻秦以五城。秦國策漢楊烏九歲。與其父子雲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語。劉向別錄張霸七歲。通春秋。號張魯子。益都耆書錄張堪六歲。受業長安。號曰聖童。宛人任賢年十二。明詩易春秋。號任聖童。後漢書孔融十歲。盛憲見而異之。下車載歸。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會稽典錄楊周七歲時。孔君平詣之。設楊梅。孔問楊梅是君家果耶。周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金樓子何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養於宮中。欲以爲子。世說新語賈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嘉拾遺夏侯淵之子榮。字幼權。七歲屬文。日誦千言。經月輒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劄。榮一覽。卽能歷舉其鄉邑名氏。郭頒世語魏武幼子蒼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過成人。孫權曾致巨象。欲知其重。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稱物校之。卽得輕重。魏志王弼十歲。便好老莊。通辯能言。何宴題曰。斯人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世說注陸士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楊烏之儔。世說注何遜集初傳入洛。元文遙時年十歲。一覽便誦。邢邵謂此殆古來未有。後魏書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六經。簡文帝六歲能文。攬筆立就。武帝以東阿目之。出梁書顧歡六歲。作黃鵠賦。謝貞八歲。作春日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爲尙書王筠所賞。虞荔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俱出南史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作顏師古所注漢書指瑕。以擿其失。李百樂七歲。知瑯琊之稻。出左傳注。開元間。召能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員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是日俶又薦其舅子李泌。泌年七歲。召入。使張說試以方員

勤靜說。因賀帝。得奇童。新唐書賈言忠數歲諷書。日萬言。七歲以神童擢第。唐世注聞喜人裴敬彝。七歲解屬文。性大端謹。號爲甘露頂。舊唐書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入覲獻捷。昭宗異之曰。此子有奇表。可亞其父。賜以雞鶩酒卮。翡翠盤。因號李亞子。此步瑛言宋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酬答如響。出宋史晏文獻殊。楊文公億。皆舉神童。晏年十四。楊年十一。真宗親試九經。不遺一字。又試詩賦。請至五賦乃已。董少蘊避暑錄

時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傳語。孟章宗時。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誦大小六經。工詩賦。所書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賜經童科出身。俱出經史國朝李文正東陽。五歲以奇童舉。楊少師廷和。年十二。舉鄉試高等。兗州別集李文正公東陽。六歲時。與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舉。純臯召見。過宮門。不能度。上曰。書生脚短。李對曰。天子門高。時上御羞有蟹。上持示二子曰。螃蟹一身鱗甲。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純臯贊曰。他日一個宰相。一個翰林。卒如所言。雪濤小書羣臣皆賀。

佛言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增一阿含經舍利弗生。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義。摩伽陀國嘗設大會。作樂談義。舍利弗便陞論狀結跏趺坐。問答之間。辭理超絕。智度論釋道安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師與光明經一卷。不減萬言。安覽畢。卽還其師。覆之不差一字。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釋法聰八歲出家。卓然神秀。陝郡人辛七師。十歲好浮圖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俱出神傳僧曇無讖本天竺人。十歲誦咒。聰敏出羣。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後得樹皮涅槃讀之。驚悟。北涼錄

大年

周穆王一百三十四歲。召公奭一百八十歲。出王充論衡一云。召公百一十九歲。竹書紀年太公望百四十歲。

。金石錄老聃生子。殷時爲周柱下史。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入大秦時。蓋二百餘歲。高士傳卜子夏一百三歲。出榮齋隨筆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出桓譚新論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壽三百餘歲。出嵩山志後魏正光初。有隱士趙逸來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號爲聖人。不聞養生。自然長壽。言郭璞爲吾筮壽五百。今始逾半。蓋二百五十矣。洛陽伽藍記魏侍中羅結一百七歲。猶總三十六曹事。百二十餘乃卒。出北史梁鍾離思遠。百一十二歲。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出南史漢丞相張蒼。年老。吮婦人乳汁。得百八十歲。抱朴子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元始百一十六歲乃卒。出南史梁武帝太清元年。海中浮鵝山。有女人年三百歲。遣使獻紅席。有女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歲。出南史唐開元東封太原人于伯龍詣闕。年已百二十八歲。其子老死。兩孫隨行。各年七八十歲。出舊唐書唐南昌人饒朗。累官光祿卿。百七十乃卒。出一統志唐會昌五年。胡杲吉旻與白樂天。于東都履道坊。爲九老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杲八十九。旻八十八。劉真八十七。鄭據八十五。盧真八十二。張潭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出白氏長慶集宋初羅浮山有陳崇藝者。年百二十。自言兒時見山下有船數十。今去海四里矣。羅浮山記宋太宗時瓊州人楊遐舉。年八十一。其父連叔。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猶有九代祖居雞窠中。如小兒。見人。出頭下視。不語不食。出洞微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兩人。是其村祖。不知幾百歲。各長三尺。腦後一髻。擁以綿衣。惟露首。面兀如土木。但目能運轉。舌能舐酒。夷堅志

國朝親郡王壽考者。肅貢王貢綜。東阿王泰懋。俱八十一。益公王厚炫。塔陽安僖王同鈺。內江莊懿王友瑋。襄陵恭惠王範址。樂平定肅王冲焚。俱八十二。襄陵安穆王徵鈴。唐山恭懿王助澂。俱八十三。慶成恭裕王表樂。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炆。八十八。襄垣安惠王仕坯。九十一。坯子成鏐襲封。年九十二。見封長曾孫充煌乃卒。王身州別集國朝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陸文定樹聲。九十七。子穀舉集江侍郎治。九十二。證議公冊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尙書胡公拱辰。尙書陳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尙書學夔。九十四。湛尙書若水。應尙書大猷。俱九十五。南兵部

尙書郭宗臯。九十。刑部尙書錢邦彥喻茂堅。俱九十一。王氏別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漢。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方尙書鈍。俱八十九。鄭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麒。馮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環。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董宗伯份。嚴分宜嵩。俱八十六。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焦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翔。賈文靖詠。朱恭襄希周。呂少傅本。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賓客儼。尹文和直。陳太保金。謝文正遷。毛文簡紀。羅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胡司寇松。俱八十三。俞司寇士悅。雍司徒泰。洪太保鐘。徐少師階。王別集禮部侍郎習禮。八十九。戶侍郎萬虞愷。大禮卿夏時正。八十八。右副都御史孫曰良。年八十七。都督同知吳良。洪武中以蕃將來降。成化中卒。年九十九。龔州別集太守林春澤。一百四歲。太史王革。一百歲。出王同軌耳談韓府郡牧所千戶朱政。言其曾祖信。百六歲而終。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弘治中。太倉狀元毛澄祖毛弼。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洪武中崑山耆老周壽誼。百十六歲。入見。賜宴及鈔幣。天順中京師人茹大中。百有四歲。入見。便殿賜宴并冠帶。命禮部尙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癸卯。濟甯人王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龔州別集北京良鄉人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之飲食。卽仁寶七修彙內鄉李子田。爲池州同知時。有老人百七歲來見。內邱有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縣人賣大用。一百三歲。順陽趙相。百歲。新野李老。百十餘歲。鄧州郭陵母。一百七歲。潁州姚老。百有六歲。其妻亦百歲。內鄉人羅紀。百歲。崔舉。百有二歲。出李子田於壘注筆